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外短期學習課程）

## 影展實務：臺灣電影行銷柏林影展研究

服務機關：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姓名職稱：廣電系教授 陳儒修 派

赴國家：德國

出國期間：2016年2月9日至2016年2月19日

報告日期：2016年3月16日

## 摘要

為提升本校學生國際視野，廣電系特開辦國外短期學習課程，規劃「影展實務：臺灣電影行銷柏林影展研究」課程，於 2016 年 2 月初柏林國際影展期間，率領有志研究此課題的研究生，親身參與柏林國際影展各項活動，並且在現場蒐集相關資料，以及對影展策劃人員進行訪談，藉此完成每位參與者的研究計畫。

課程議題是關於臺灣電影如何透過國際影展與電影市場推展行銷。前者是文化交流，後者則是商業活動。透過同學親身參與影展各項單元活動，得以瞭解臺灣電影的表現(本屆柏林影展僅有臺灣短片與紀錄片放映)，以及國際電影人對於臺灣電影的認識。另外，透過同學擔任市場展裡的臺灣館工作人員，得以瞭解國外買家對於臺灣電影市場價值的評估，相信可以讓同學清楚體認臺灣電影的國際定位。

## 頁次

目的·····	1
過程·····	1
成效重點摘要·····	3
心得與建議·····	3
附錄 (學生實務心得)·····	5

## 前言

國合處為提升政大學生國際視野，特開辦國外短期學習課程，並提供若干補助給開課教師。有鑑於學校這份用心，因此在 104 學年第 1 學期開始沒多久（2015 年 10 月），就開始規劃「影展實務：臺灣電影行銷柏林影展研究」這門課程，並提出申請。在 2016 年 2 月初柏林國際影展期間，率領有志研究此課題的研究生，親身參與柏林國際影展各項活動，並且在現場蒐集相關資料，以及對影展策劃人員進行訪談，藉此完成每位參與者的研究計畫。

在徵求參與此課程學生的公告推出之後，反應非常踴躍。計有超過 30 個同學有意願參與，經過篩選，最後通過 10 位同學修課。

## 目的

參加此行程的學生皆為碩士班研究生，其畢業作品為影像作品，或畢業論文為探討影展、策展與影展文化相關議題者，或有志成為策展人，以策劃影展相關文創產業為未來志向者。藉由拜訪柏林影展各單元負責人，考察影展執行過程，蒐集現場資料以完成個人研究計畫。同時也透過擔任臺灣館工作人員，了解臺灣電影在國際影展及市場展之行銷策略。

## 過程

### 一、課程籌備過程

本課程前期聯絡工作，在參與學生確立之後，即密集展開。每位同學分別認領工作，各自執行，包括：申請外交部、文化部補助、擬定活動企劃書（並翻成英文）、聯絡駐柏林辦事處、聯絡機票與住宿、聯絡柏林國際影展各單元負責人、安排訪談時間，安排在柏林各項活動行程等等。各項工作皆須要極大的用心與耐心，才能完成。所幸每項工作皆完美達成。我們順利獲得各單位補助與協助，也與柏林影展各單元負責人聯絡好約訪時間。機票與住宿也以最合理簡約的價格，安排妥當。最後是安排 2 月 9 日—19 日，在柏林進行這個參訪研習課程。

### 二、參訪單位介紹

1. 柏林影展：柏林影展與義大利的威尼斯影展、法國的坎城影展並列為世界三大藝術影展之一。柏林影展開始於 1951 年夏天，在三國盟軍撤出柏林的同時，樹立了柏林「世界自由窗口」的形象。1978 年開始改為在每年的 2 月舉行。柏林電影節是最多觀眾參與的電影節，約有 30 萬人，柏林影展非常關注政治，像是 2016 年的政治議題就是以難民為主。選舉出的評審團來自世界各地，並設立了金熊獎和銀熊獎兩項大獎。
2. 歐洲電影市場展：為「柏林影展」重要的活動項目之一，被視為預測歐洲電影發展趨勢的重要指標。進入柏林市場展，可以了解整個歐洲電影市場裡所有電影公司的資訊，包括每間公司傾向的合作方法、以及曾經製作過的影片清單。大部分前來參展

的館別，皆以國家為單位。歐洲市場展類似為一個商務平台，歐洲市場展會先評估與衡量前來申請的單位所提供的電影是否是與柏林影展能夠互相配合，也會進行更深度的篩選，基本上會先排除具有廣泛市場大型的製片公司，理由是他們已經具備更佳的曝光與廣告宣傳的機會。大部分前來參展的館別，皆以國家為單位。

3. 柏林電影博物館：創立於 1963 年，位於波茲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樓上就是柏林電影學院，是電影的重鎮亦是藝文的集中地，除了收藏及展示相關文物外，也時常舉辦影展。

4. 世界電影基金會：世界電影基金會的宗旨是資助第三世界的國家拍攝電影，讓更多導演可以躍上國際。世界電影基金會非常支持跨國合製影片，對於電影製作的鼓勵與推廣不遺餘力。

5. 中國駐德使館：中華人民共和國設於德國的最高級別外交代表機構。

6. 波茲坦電影大學 Konrad Wolf 電影學院：波茲坦電影大學成立於 1954 年，是德國最古老、最大的一所電影學校，也是德國第一所獲得大學資格的電影學校。波茲坦電影大學與巴貝爾堡攝影棚(Studio Babelsberg)相距不遠，巴貝爾堡攝影棚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型攝影棚，也是目前德國最重要的攝影棚，建於 1912 年，佔地 2 萬 5 千平方米，拍攝過上百部電影。

### 三、課程進行過程

我們於 2/10 中午抵達柏林（在此感謝臺灣駐柏林文化辦事處安排接機），入住旅館後，就到影展總部辦理報到手續，領取影展通行證與手冊等資料，並熟悉影展環境與周邊交通。

以下為每日參訪活動的規劃安排（或有日期變動，但所列活動或參訪均已達成）：

2/10	抵達柏林，影展總部報到
2/11	參加 Video Bus Tour，參加開幕典禮與觀賞開幕影片
2/12	參訪柏林電影博物館，至柏林影展各單元觀賞影片
2/13	至歐洲電影市場展協助臺灣館業務，協助臺灣之夜
2/14	至歐洲電影市場展協助臺灣館業務，訪問柏林影展亞洲大使
2/15	訪問世界電影基金會負責人，參加影評人週影片放映與講座活動
2/16	拜會中國駐德使館，訪問歐洲電影市場展負責人
2/17	參加酷兒學術高峰會
2/18	訪問 Konrad Wolf 電影學院，訪問世界大觀單元與酷兒泰迪熊單元策展人
2/19	出發至機場，賦歸

由於參與本課程同學有各自的研究或創作計畫，因此上面所列各項活動或行程，都是個別同學的研究需求，所以不是每個同學都參加所有活動。因此在 2 月 20 日回臺灣之後，要求每位同學撰寫所參與活動或參訪之記錄，並提出總體參訪心得報告。此外為因應文化部補助之條件，將另行以「傳播沙龍」的形式，公開發表每位同學的研究報告或創作作品。

## 成效重點摘要

1. 同學們於行前規劃行程、連絡相關單位、固定開會，有效培養企劃合作與執行能力，並獲得影展相關之知識。
2. 依照個人研究計畫需求於當地進行訪談，撰寫所參與活動或參訪之記錄，並提出總體參訪心得報告。有效提升獨立蒐集資料、訪談及國際交流能力。回國後以「傳播沙龍」的形式，公開發表每位同學的研究報告或創作作品。達到利己利人之學習及分享目的。
3. 感受柏林的藝術氣息與歷史文化，見識一流國際影展的規模以及展現的氣派，與世界各地來的觀眾學習對於電影藝術的尊重，策劃影展背後複雜的運作規劃。擔任臺灣館工作人員，親身參與影展現場工作，了解臺灣電影在國際影展及市場展之行銷策略。
4. 藝術電影保留了许多文化與歷史，又或者探討當前的爭議話題，像是墮胎、性別角色、環保、難民等等，透過影展可以看見嚴肅的社會議題，藉由影展中的討論交流，認識藝術電影精髓與內涵，得到不同的觀點、更廣的視野。

## 檢討心得與建議

1. 本課程接受 3 位陸生同學參加。然而中國人申請入歐申根簽證，必須提供相當多的證明文件，過程複雜且曠日廢時。又加上本次活動接近寒假春節假期，各機關開始放假，因此導致一位陸生同學到出發前一天，仍然無法拿到簽證。雖然本人在同意這三位陸生同學加入研習團隊時，即曾告知可能的風險（也就是他們的簽證可能會被拒絕），還是覺得遺憾。建議以後類似的課程，如果開放讓陸生參加，必須要求他們及早準備相關證件，並且要向他們說明可能的風險，以免日後造成糾紛。
2. 本課程能夠完美執行，有賴於參與同學的共識與貢獻。很高興看到，每位同學都能夠盡責完成交付工作任務，並且隨時透過社群網路回報工作近況以及交換意見。到了柏林之後，每位同學皆能夠獨力完成訪談與蒐集資料的工作，用英語與對方交談。這些現象，充分展現政大研究生的優秀素質。相信可以給學校信心，這類的課程是同學歡迎的，而且能夠很正式地將政大介紹到國際場合中。
3. 行前講習與準備非常重要。在出發之前，我們固定在每週三晚上開會，由本人介紹柏林影展歷史背景與相關注意事項，同學們則就各工作進度，提出說明。如此可讓參與同學，有著先備的知識。
4. 此次參訪研習活動選在柏林影展，所費不貲。在可能沒有其他補助的前提下，同學仍願意全部自費參加，顯示他們對本課程議題的高度關注，難能可貴。不過還是希望學校在擴展國際化的前提下，能夠多少補助同學一些費用。
5. 本課程議題是關於臺灣電影如何透過國際影展與電影市場展行銷，前者是文化交流，後者則是商業活動。透過同學親身參與影展各項單元活動，得以瞭解臺灣電影的表現（本屆柏林影展並無臺灣劇情長片參展，僅有短片與紀錄片放映），以及國際電影人對於臺灣電影的認識。另外，透過同學擔任市場展裡的臺灣館工作人員，

得以瞭解國外買家對於臺灣電影市場價值的評估。相信可以讓同學清楚看到，臺灣電影的國際定位。這是只有到了國際影展現場，才能夠體會到。

6. 總體而言，這趟參訪研習，對所有同學都是一次充滿震撼的文化之旅（請參見後附同學心得報告），是正面且富有積極意義的學習之旅。對同學而言，他們見識到一流國際影展的規模以及展現的氣派，世界各地來的觀眾對於電影藝術的尊重，策劃影展背後複雜的運作規劃，以及柏林這個城市的歷史與文化對他們的衝擊。相信對於他們未來的學習與人生規劃，都會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相信這次參訪的籌備過程與學習經驗，可以複製到其他的影展，例如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以及離臺灣較近的釜山影展。期待有其他老師參與規劃類似的影展參訪學習課程。

## 附件 (學生參訪心得)

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碩一 104464019 林郁庭  
訪談記錄

中國駐德大使館文化部門拜訪			
日期	2016 年 2 月 16 日	地點	中國駐德大使館
受訪者	陳平		
單位	中國駐德大使館		
職稱	文化參贊		
內容 與 心得	<p>約訪內容:</p> <p>參贊先向我們介紹了柏林電影節的由來，柏林影展原本叫做西柏林電影節，東西德合併後，才改成了柏林電影節。接著提到了截至目前為止 (1987~2016)，華語電影參加柏林電影節的電影數量已多達 327 部，其中大陸佔 146 部、香港佔 129，臺灣則是 52 部。在 1993 年時，臺灣導演李安以《囍宴》、大陸導演謝飛以《香魂女》一同獲得了柏林電影節最高榮譽金熊獎。德國是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國家，一年到頭有許多藝術節，像是慕尼黑電影節、漢堡電影節、短片節等等，五月有柏林戲劇節、七月有柏林藝術節、八月有舞蹈節、九月有音樂節，幾乎每天都有很多藝術相關的活動，柏林一天就有 2000 多種活動，從今年開始，柏林有華語電影節，讓剛畢業的作品、年輕導演有機會可以申請全額獎學金到國外深造。</p> <p>除了德國是藝術電影的殿堂，巴黎的中國文化中心也有做中國電影節，但這是以中國大陸為主的活動。華語電影在世界三大電影節中的表現都相當好，但是在市場上的表現卻不是很好，商業院線很難看到華語的影片，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文化差異——他們無法理解東方文化，電影反映出的是文化，當你了解這個文化，就無法理解電影中欲傳達的理念，更不能奢望有共鳴，不過從另一個方面想，電影是一個很好推廣文化的媒介。</p> <p>電影節的選片注重市場跟成本，因此參贊提出的建議是對於藝術與文化的標準應放寬一點，中國在推廣文化的活動當中，電影沒有佔很多是因為版權的問題。如果在國際上沒有合作機構，就沒有甚麼影響力，所以推廣應該要跟當地的人合作，效果才會比較好，現在需要專業的管理人才，例如：了解華語、德國市場的公關人員、推廣人員。</p> <p>柏林電影節是最多觀眾參與的電影節，約有 30 萬人，柏林影展非常關注政治，像是今年的政治議題就是以難民為主。影展辦的好與城市文化的推廣有關，柏林的城市形象：年輕、開放，活力、寬容。</p> <p>心得：</p> <p>中國駐德的文化參贊在受訪前，很用心的準備了相當多的資料與我們</p>		



分享，訪談的時間雖不長，卻覺得上了一堂寶貴的課，從柏林影展的歷史到現今華語電影的現況與窘境、從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到柏林城市的介紹，都說明的相當仔細，也告訴我們最新的趨勢與消息，提供更多對電影相關產業有興趣的同學更多的發展方向與機會，使我從中獲得許多實用的資訊與知識，更加認識了柏林。參贊針對同學們提出的問題都很耐心的回答，如果不是這一堂課，我想我這輩子或許都不會有機會進入這個地方學習。

## 世界電影基金會

<b>日期</b>	2016年2月15日	<b>地點</b>	Berlinale 辦公室
<b>受訪者</b>	Isona Admetlla、Maja Goethel		
<b>單位</b>	世界電影基金會		
<b>職稱</b>	Office Manager、Trainee		
<b>內容與心得</b>	<p>約訪內容:</p> <p>世界電影基金會一年有兩次申請的機會，第一次是在這兩周內(2月底)，另一次是在七月，他們會與導演進行訪談，總共大概會有120個計劃，會登記並且確定申請者們達成所有標準，例如導演的國籍是世界電影基金會所支持的，因為世界電影基金會的宗旨是資助第三世界的國家，接著核對成本是否在預算範圍內，以及其他相關資料是否皆符合標準，接著就會把計畫給專家評估，他們會審核計畫並做出一份報告，再從這些報告中做選擇，在陪審團討論過後，就會將這些計畫推薦給基金會，然後確認製片人是否接受。</p> <p>世界電影基金會沒有規劃開放更多地區申請補助，雖然臺灣不是在世界電影基金會的補助地區，但是臺灣依然是成為世界電影基金會想要直接補助的地區，今年是世界電影基金會第一次支持臺灣的合作計畫。</p> <p>世界電影基金會支持跨國合製影片，他們喜歡人們一起工作，世界電影基金會還有跟德國以及歐洲的基金會合作，資助一些跨國合製的案子，從2015年開始，歐洲聯盟也提供了資金。</p> <p>在2010年的時候，世界電影基金會想要在非洲做一個計劃，然後他們開始跟非洲的代表接洽，詢問在非洲的電影製作人會想做些甚麼？世界電影基金會可以提供甚麼給他們？他們說會想成立一個理想的、和平的、藝術的電影工廠，然後世界電影基金會就開始找了三個城市，像是浦隆地、布吉納法索還有衣索比亞，但是有些狀況發生了，像是成本太高，所以計劃就胎死腹中。這是很可惜的，因為世界電影基金會試圖聘用很多人，然後投入了很多能量在計畫中，結果資金被砍掉，所以就沒有了能量和權力</p>		

去找替代資源。最後世界電影基金會在非洲蒲隆地（Burundi）開設第一間「WCF 電影工廠」。

世界電影基金會開設的電影工廠不是希望創造第二個好萊塢。他們很歡迎各種故事，所以每年的主體都很不一樣，沒有一個特別在尋找的電影，他們在找可以說故事的電影製造者，因為這些人有很多很驚奇的故事。

世界電影基金會不會以領導世界電影的趨勢作為目標，他們只是工作，所以當他們在做工作時，不會特別設定趨勢，世界電影基金會是獨立的，所以沒有人會告訴他們要做什麼，沒有人會跟他們說要做亞洲或美國或非洲的計畫，因為他們想要維持電影作品的品質。

世界電影基金會未來還會繼續做他們現在做的事，如果有某人信任他們，然後給他們更多的資金去做更多的計畫，或是擴大、推廣他們的想法，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世界電影基金會有三個人是做兼職的，Isona Admetlla 和 Maja Goethel 是負責做世界電影基金會的計畫。

如果臺灣的電影對與國際接軌合作的機會有興趣，可以試著申請，雖然不是全部都可行，但也許會有一些我們有興趣的事物，像是臺灣電影可以跟美國電影或是北非等等合作。臺灣有些電影是有在電影節展示的，但是我們沒有這麼多的資金，很需要依賴像這樣的資金，我們的工作內容有一些是有關這樣的計畫，因為一些因素，會申請不到這樣的資金，所以如果能申請到，我們會很開心。

心得:

雖然目前臺灣還無法申請世界電影基金會的資金，但是我們依然要繼續努力，多方學習別人的經驗，無論是電影相關產業的教學，還是社會上對於電影的重視與尊重，又或者是從事相關產業的保障、支持制度，都是我們好好努力的目標。以目前的情況來看，與國際合作是個好辦法，也許只要打開知名度，做出口碑與特色，臺灣電影還是有崛起的可能，既然與國際接軌是趨勢，我們更應該朝這樣的方向前進，期望臺灣的電影能有更好的發展。

## 整體訪問心得

柏林是個文化、歷史與藝術交織的城市，漫步於其中，可以感受到他濃濃的特殊氣息，從指尖浸染到血液裡，整座城市裡的每一隅，好似都有故事般，深深吸引著我的注意力，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在國外的課程、第一次參與國際影展年度盛會，也是第一次到歐洲，和想像中的一樣，每天都充滿挑戰，每件事物都很新鮮，每個約訪與參與都是學

習的機會，見了許多市面、大開眼界。整個課程相當豐富，我們參加柏林影展開幕影片、在柏林影展臺灣之夜擔任工作人員、訪問亞洲大使、中國駐德使館文化參贊、世界電影基金會、參訪 Konrad wolf 電影學校等等，參加此課程之前，我對於藝術電影的涉獵並不多，但是這趟柏林行中遇到的都是藝術電影愛好者，從與他們對談的過程中便深刻感受到他們對於藝術電影的熱忱，接收到平常沒有關注的議題，敞開心胸接受對於議題的不同觀點，也對藝術電影有了更多的接觸與了解。

我們與來自科隆的學生一起訪問短片策展人，與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學習，好像在國外唸書一樣，與世界接軌，聽著他們發表自己對於電影的想法，看著他們勇於評論，甚至提出質疑，雖然直接的言論讓場面有些許尷尬，卻也讓我看見了他們獨立思考及邏輯清晰的表達能力。

參與柏林影展當然要到當地的影廳與電影愛好者一同欣賞參展作品，與同學們看完電影後，聽著大家討論分析藝術電影中的精隨與意涵，讓我更了解導演本身欲傳達的觀念與希望大家關注的議題，電影的拍攝手法、運鏡、燈光、畫面構圖、節奏步調、呈現方式，都與商業電影截然不同，藝術電影的表現手法往往很隱諱，也有著很深的寓意，值得觀眾們深入探討與體會。以中國大陸的參展電影《長江圖》來說，導演把中國的山水美景拍的如詩如畫，中間以詩穿插做為註腳，看完了電影也深深體會到，要瞭解藝術電影，對於其歷史、文化背景需有一定程度的瞭解，看完長江圖後，我們聊到電影中人物的對白錄製得不是很清晰，儘管說的是中文，卻需要依賴英文字幕以了解演員的對白，但是有同學卻認為，導演是故意營造的，不是收音沒收好，我想這就是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差別之一吧，所謂的「朦朧美」、「無聲勝有聲」，指得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這趟柏林行中我們參訪了德國有名的電影學校——Konrad wolf 電影學校，看到他們對於設備的投資，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電影的重視。接待人員放了幾部該校學生製作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以紅鶴為主角的動畫作品，故事情節逗趣、角色行徑誇張、配樂節奏緊湊輕快，整部動畫短片看起來就像是專業動畫製作公司的作品，動畫製作的技巧讓我們刮目相看。

穿梭於柏林，隨處都可以看到富有特色的塗鴉，這裡有許多博物館以及猶太人等等的歷史紀念館，他們對於藝術電影的投資更是不吝嗇，從成立了世界電影基金會這個組織便可看出他們對於文化與藝術電影的重視與保存的決心，藝術電影保留了許多文化與歷史，又或者探討當前的爭議話題，像是墮胎、性別角色、環保、難民等等，許多地區都會舉辦影展，柏林影展始終是其中一項指標性的國際影展，與法國坎城影展、義大利威尼斯影展併稱為世界三大影展，柏林影展除了讓藝術電影在電影界有一席之地，也提供了許多年輕導演展現自己實力的機會，站上國際舞台相互學習、切磋琢磨，影展主題通常較偏向政治，因此參展影片也會圍繞著這些主題做延伸與探討，透過影展可以讓嚴肅的社會議題被看見與重視，也讓我們看到不同的觀點、更廣的視野。

透過各種訪談，了解藝術電影的現況、策展人的工作內容、不同的人是如何看待藝術電影，當然也覺得自己的外語能力有所成長。其中一項突破自我的是訪談世界電影基金會，我負責約訪與主訪，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進行訪談，也因為這次的機會，讓我對

世界電影基金會有了更多一層的了解，我看到了德國對於電影製作的鼓勵與推廣不遺餘力，除了對自己國家的資助，更對於第三世界的國家提供資金拍攝電影，讓更多導演可以躍上國際，讓第三世界的國家不會因為資金的問題，失去一同參與國際盛事的機會。令人驚嘆的是，我留意到在柏林影展看電影時，大家都相當尊重電影工作者，每場電影準時揭開序幕，每當電影結束，台下總會有掌聲響起，甚至有人起立鼓掌，以示對電影的鼓勵與認同，大多數的觀眾會等工作人員名單全部跑完以後才起身，這是一種對所有幕前幕後工作人員的尊敬與鼓勵，我想這也是尊重專業的素養。透過這次的親身參與，感受到德國對於藝術電影與文化的重視，大家很尊重專業，我也深刻感受到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他們更勇於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與感受，表達的方式相當直接，而我們東方人比較會顧慮自己說出來的話是否會讓場面尷尬，正因為他們的直接，讓我們學習包容不同的意見。

這趟難能可貴的課程，豐富了我的人生歷程，我想這不只是關於藝術電影的一堂課，更是增加國際視野的一堂課！

訪談記錄

訪談一：盧卡諾影展策展人個人約訪			
日期	2016年2月14日	地點	EFM 會場內
受訪者	Carlo Chatrian		
單位	(Festival Del Film Locarno)		
職稱	盧卡諾影展藝術總監 (Artistic Director)		
內容與心得	<p>作為歐洲另一老影展瑞士盧卡諾影展的策展人，Carlo 在柏林影展物色電影，行事曆上同樣亦排滿了 meeting，有幸在 Carlo 繁忙的行程中與其約到半小時的訪談。</p> <p>過去盧卡諾影展曾精準發掘李安（《囍宴》（1993））、楊德昌（《青梅竹馬》（1985））、《恐怖份子》（1986）、侯孝賢（《冬冬的假期》（1993））等重要臺灣導演，近幾年來亦持續關注臺灣電影。Carlo 對臺灣電影的認識從其做影評人開始，從臺灣新導演出發，他亦觀察到臺灣電影這幾年的環境改變，渴望發掘更多新的導演。他坦言無法在時間軸上精準敘述臺灣電影的發展脈絡，對較早的臺灣電影亦較不熟悉，但在相關影人推薦下盧卡諾影展也嘗試對臺灣電影有更深的回溯，如第 67 屆盧卡諾影展便製作了一個向李翰祥導演致敬的專題。而作為策展人，Carlo 也力圖在影展中編織與呈現出不同電影的圖景。</p> <p>Carlo 認為臺灣電影最吸引他的是那種很強烈的自然與城市之間彼此競逐的現代觀。每個導演的表現方式都不一樣。蔡明亮的電影大多根基於城市，卻含有許多自然元素，如河流，以及其他超出人為真實的崩毀的物件；侯孝賢與自然更緊密相連。《聶隱娘》就完全置身於自然之中，但同時這樣的自然又被編織成如同一幅畫；張作驥的《暑假作業》也是很好的例子。他認為這種自然與人造物（如城市）的關係，在臺灣電影中是非常獨特的。趙德胤在他看來比起張作驥更能作為新一代的臺灣電影代表。趙德胤對旅行與長鏡頭的運用在他看來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拍攝電影的方式。這種技法在墨西哥、阿根廷、菲律賓等地的導演身上也能看到。而就許多揚名國際的影人如蔡明亮、趙德胤等導演事實上並非出生臺灣的現象，Carlo 認為這個問題或許對我們比起對他更為重要。他認為無論如何在好電影中總是有一個很弔詭的平衡，即電影一方面需要展現文化的獨特性，與此同時又需要搭築一座可以與其他文化溝通的具普世性的橋樑。至於國族電影(national cinema) 是否仍然有效存在，他認為在義大利，他更關心的是地域電影（regional cinema，如南方與北方的地域文化差異）而非所謂的義大利電影。關鍵在於文化，文化並非國族的，而是扎根於土地的。從他個人從義</p>		

	<p>大利到瑞士執掌盧卡諾影展的經歷來看，對他而言同樣也並未有出國的感覺，因為文化是共通的。整體而言，Carlo 所力薦的臺灣電影可分為大致三類：一，以《迴光奏鳴曲》為例，電影在拍攝手法上獨具匠心（如故事奠基於空間的巧妙運用）；二，以張作驥電影為例，故事本身具動人處；三，以《青田街一號》為例，故事本身具娛樂性，又能在娛樂性上有所突破（如其作為類型片又超越類型片）。</p> <p>與 Carlo 約訪的機會難得，在訪談中一方面可看出其作為影展策展人的廣博視野，同時也可見其對議題的深入思索。由此出發，我也期待另文就臺灣電影如何處理「人為與真實」，「城市與自然」，又如何平衡獨特性與普世性以開闢出路，以及國族電影的有效性，做更深一層的探討。</p>		
<h3>訪談二：亞洲大使約訪</h3>			
日期	2016 年 2 月 14 日	地點	Josty Cafe
受訪者	Jacob		
單位	Berlinale Delegates		
職稱	亞洲大使 Delegate Asia (Hong Kong, China, Taiwan, Republic of Korea, Japan)		
內容與心得	<p>作為影展選片人引介影片的最前線，Jacob 分享了其工作內容，並也分享了他充滿了際遇的偶然性的工作歷程。對於挑選影片的流程，Jacob 認為一般無可避免還是都會從導演的角度出發來挑選影片。他談及與臺灣電影的初次接觸是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他認為現在的臺灣電影大不如前，但也仍然有令人欣喜的導演作品，如林書宇、陳欣怡、鄭有傑、張榮吉等導演。他強調《陽陽》故事的完整性，是令這部電影在他看來仍然更勝於鄭導的新作《太陽的孩子》的原因。不過他也認為無法總結出一個臺灣電影共通的特質或趨勢。策展人挑選影片在他看來沒有特定的標準，也不會因為議題性而挑選影片。當然對於策展人最終所挑選的電影，他也不全然欣賞，他個人最看重的還是影片的藝術價值。但這個藝術價值，同樣不具可定義的標準。他在評價新人導演時，尤其看重他們的眼界與心態，他強調過去在拍電影較艱苦的年代，老導演一心想著拍出好電影來發聲，而現在年輕一代則較容易沉浸在導演這個頭銜的迷思中。</p> <p>我不全然認同 Jacob 對於議題性不會影響選片的看法，如趙德胤導演的《冰毒》，雖然故事本身結構工整並充滿力道，但相信緬甸的地域議題性還是對影片在影展的曝光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事實上先在影展亮相，再回台上映也成為《冰毒》團隊的主要行銷策略之一。但我亦非常認同 Jacob 對於新舊電影人心態的見解，相信對新一代電影工作者而言，這也會是很重要的警醒。</p>		

### 訪談三：短片單元拜訪

日期	2016年2月15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Maike Mia Höhne		
單位	柏林影展短片單元 Berlinale Shorts		
職稱	短片單元策展人 Curator		
內容與心得	<p>短片單元的訪談與德國其他大學的學生一起進行，Maike 作為策展人先向大家簡單分享了短片單元的運作，接著開放參與者提問。有參與者提出對某幾部入圍短片的質疑，Maike 則強調他們看重短片是否能提供不一樣的觀看角度或超越我們普遍所理解的世界觀，讓我們對短片的感覺能超越喜歡。當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同的喜好與解讀。至於短片究竟是歸屬劇情片還是實驗片的範疇於她而言則顯得沒那麼重要。Maike 亦指出，確實有許多導演會從短片開始拍起，再過渡到劇情長片，他們沒有對此做特別記錄，但確實有不少這樣的例子。</p> <p>從訪談中可以看出 Maike 作為策展人對於入選影片的精確掌握，例如有參與者即指出無法看出曾威量導演的《禁止下錨》中的移民身份，Maike 卻準備把握了這個故事背後關鍵的社會脈絡。又，雖然 Maike 並未對選片標準做正面回應，始終強調其背後並沒有特定的標準，但仍然可以看出她對影片本身是否力圖挑戰、超越並有所立論的重視，相較之下，演員發揮等其他因素則似乎在選片考量時處於較次要的位置。這樣潛藏的評判標準我認為或許可以用理念（idea）大於表現（performance）來形容。</p>		

### 訪談四：世界電影基金會拜訪

日期	2016年2月15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單位	世界電影基金會 World Cinema Fund		
職稱			
約訪內容與心得	<p>負責人先簡單介紹了基金會的資助對象，並談及臺灣電影若要接受補助，需與其他電影工業更不發達的地域的电影工作者合作才符合資助條件。基金會目前主要提供資金援助，但他們也坦言要根本改善整體電影發展結構並非他們力所能及，也需要很漫長的時間，如電影教育的整體提升，但是可以做到的人才培訓他們還是會努力提供協助。對於容易獲補助的電影主題，負責人表示並沒有特定的方向，相反這些電影的題材都相當廣泛，甚至也有吸血鬼電影。在預算上他們也會合理分配，並不會出現大預算與小預算失衡的情況。泰國著名導演阿比查邦同樣也是世界電影基金會的資助對象，負責人表示他們並不會因為阿比查邦已成名就停止補助，只要他持續提出好的故事，並繼續申請這筆資金，只要符合條件他們仍然會給與補</p>		

	<p>助。當然也確實有導演在取得他們的資金，成功拍攝影片之後，獲得了更多的資金來源，而不需要再申請他們的補助。</p> <p>臺灣雖然並不在世界電影基金會的補助範圍內，但是未來倘若有跨國合作的計畫，這亦不失為一項好的申請資金的管道。又，該基金會的運營模式，或也可供未來臺灣支持電影產業的相關單位參考。</p>
--	--

### 訪談五：中國大使館文化部門拜訪

日期	2016年2月16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單位	中國駐德大使館		
職稱	文化參贊		
約訪內容與心得	<p>參贊詳細介紹了華語電影在德國推廣的情況，提到了由中國官方舉辦的「中國年」等文化推廣活動。他談及當前華語電影在歐洲影展表現好，但在市場上卻影響小的現象，如2014年獲柏林影展金熊獎的《白日焰火》，在德國上映時間短，票房也較一般。此外，一些公司會引進中國電影做成小型影展在德國院線上映，雖然是做商業發行，但參贊也期待在放映商業大片之餘，有更多展現文化的更為藝術的電影獲得放映的機會。整體而言，電影推廣在大使館文化推廣的活動中所佔比重並不高，這主要受限於版權問題，因此無法輕易進行影片放映。</p> <p>以電影作為文化傳播的媒介，其影響力仍然非常可觀，也是更容易與大眾親近，滲透進日常的方式，值得相關單位更進一步擬定策略。</p>		

### 訪談六：電影大觀策展人約訪

日期	2016年2月18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Wieland Speck		
單位	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 Berlinale Panorama		
職稱	電影大觀策展人 Curator		
約訪內容與心得	<p>Wieland 首先分享了其個人工作經驗談，他認為我們很難透過直接學習來獲知如何成為一位策展人，相反的這個職位更需要經驗的累積，例如正是他過去演員、製片、影院經理等多重身分讓他在電影產業擁有足夠的資歷背景來支撐起策展人這樣的角色。與此同時，Wieland 也拋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當他與一群男孩見面時他們都告訴他他們想成為一位導演，而當主要由女生所組成的訪問團與他面對面時，他獲得的答案卻更多是想成為策展人、編劇等其他角色，這樣的現在值得玩味。</p> <p>Wieland 亦談到影展與觀眾的關係，他提到關鍵並非是要挑戰（challenge）</p>		



	<p>觀眾，而是要創造（create）觀眾。至於如何拿捏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之間的關係則是恆久的命題，柏林影展的 Panorama 單元事實上便一直致力於為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搭築橋梁。在曾經獲選 Panorama 單元的臺灣電影中，事實上正不乏在商業市場上同樣取得優異表現者，如鈕承澤導演的《愛》。Wieland 也坦承，確實會追蹤特定導演的作品，如在看了一部導演的電影之後便會好奇其下一部作品。這也可回應到盧卡諾影展藝術總監 Carlo 在訪談中所提及的作者觀點之於影展的重要，事實上柏林影展的 Panorama 單元也一直是作者電影為大宗。但他們也試圖從更廣闊的視野來選片。只是這個更廣闊的選片視角或許並不包含從類型出發。畢竟如同 Wieland 所明確指出的，類型片並非影展的取向，所以不會由此切入。但就像盧卡諾影展藝術總監 Carlo 所說，當有類型片試圖做反類型時，便會引起影展的注意。最後 Wieland 也坦言，無法找到臺灣電影一個普遍的特質或趨勢，還是需要再回歸到特定的影片來談，很可惜今年臺灣並未有影片入圍 Panorama 單元。</p> <p>作為柏林影展 Panorama 單元的策展人，Wieland 許多觀點可與盧卡諾影展藝術總監 Carlo 相補充、對照觀察，亦值得另文詳加探討。</p>
--	--

### 訪談七：EFM 負責人約訪

日期	2016 年 2 月 18 日	地點	EFM 辦公室
受訪者	Matthijs Wouter Knol		
單位	柏林影展歐洲市場展 European Film Market		
職稱	市場展經理 EFM Director		
約訪內容與心得	<p>談及對臺灣電影的印象，Matthijs 同樣提到了侯孝賢的電影。他對臺灣電影的認識同樣是從臺灣新電影開始。而他亦認為就臺灣電影來說，男女導演的比例相較於其他國家比較平均。尤其他提到在 Talents Tokyo 的活動中，可以感受到新世代臺灣電影人的能量與活力。</p> <p>整體而言 Matthijs 對於臺灣電影的未來發展抱持較樂觀的態度。而他對導演性別比例的觀察，尤其值得納入性別議題的相關探討。</p>		

### 講座記錄

<b>講座一：從電影 <i>COMA</i> 看「權力」(POWER)</b>			
日期	2016 年 2 月 12 日	地點	hackesche höfe kino
講者	Fadi Abdelnour, Heba Amin, Sara Fattahi, Jay Weissberg		
主辦單位	柏林影評週 Berlin Critics' Week		

<p>內容與心得</p>	<p>柏林影評週自 2 月 11 日至 18 日舉辦，除 2 月 15 日外每晚皆播映電影，並在播畢電影後邀請導演與幾位影評人就相關議題發表看法並展開辯論。</p> <p>12 日播映的 <i>Coma</i> 是敘利亞導演 Sara Fattahi 的作品。她將鏡頭對準在內戰戰火中，面對家中男人的缺席，飽受煎熬的母親與祖母。於我而言，這是一部談論失去（loss）、恐懼（fear）與戰爭（war）的影片。透過鏡頭下的人物，導演提出了一個深刻觀點：這場戰爭不僅僅是外在的，同時也是內在的，即這場戰爭就在我們心中（The war is within us）。電影中並未呈現任何可見的暴力，僅透過將三個女人的日常緊密框限在一起的一顆顆鏡頭，便逐層揭開並傳達出這個社會正日漸瓦解的訊息。映後的這場辯論意在探討數位影像如何在電影裡挑戰權力關係，並延伸開來探討這些影像的有效性。</p>		
<p><b>講座二：從電影 <i>Blue Dress</i> 與 <i>Vapour</i> 看「靜默」(SILENCING)</b></p>			
<p>日期</p>	<p>2016 年 2 月 16 日</p>	<p>地點</p>	<p>hackesche höfe kino</p>
<p>講者</p>	<p>Ilona Jurkonyte, Gertrud Koch, Igor Minaev, Karel Och</p>		
<p>主辦單位</p>	<p>柏林影評週 Berlin Critics' Week</p>		
<p>內容與心得</p>	<p>16 日播映兩部作品。第一部 <i>Blue Dress</i> 來自烏克蘭導演 Igor Minaev，透過青年發現甫離世的母親留下的日記與膠捲，拼貼出母親的過去，並巧妙融入導演在蘇聯時期執導過的幾部短片。片中的母親離世前是靜默與寡言的，對過去的傷痛與故事閉口不談，唯一讓人記憶深刻的視覺符號是她的藍色大衣，於是在這部電影裡，silence 是一種隱喻（metaphor）。從另一個層面上看，這部電影的製作同樣也是給與導演過去那幾部靜默的鮮少曝光的短片二次生命。另一部則是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執導的 <i>Vapour</i>，這部片的處理方式則更為朦朧。silence 在這部片子裡直指真正的聲音的缺席。透過這兩部電影，映後辯論在提問「當我們蒙蔽現在，如何能夠看到未來」的基礎上，企圖透過找尋過去的排列組合而解放當下。</p> <p>這樣幾位影評人齊聚一堂彼此辯論的場合在臺灣相當少見，即使有結合影展舉辦的座談也多以主講人個人分享為主，很難有彼此聆聽、爭論並激盪出更深一層火花的機會。很幸運能在柏林參加到這樣的活動。除了自己跑影展看片的一般觀影模式，這樣的活動更鍛鍊觀者在看完影片的當下，馬上進入更深一層的思考，反覆辯證，事實上也是將電影推入更具社會實踐內涵的層次。這樣的影評週活動非常值得在臺灣推廣，並在臺灣相關影展的週邊活動中實踐。</p>		

## 整體訪問心得

擔負著深刻的歷史創傷，對過去，柏林銘記又不輕言。於我，這座城市既內斂隱忍，又大膽奔放。從空中俯瞰，柏林的建築就像是一落落簇擁的積木，磚紅色與灰色的屋瓦落入視線，伴著一排排與房同高的樹木，鋪排成一條條不寬的街道。是那種散發著秋冬氣息的禿枝的樹，卻美得很有精神。柏林的建築用色大膽，紫色、粉紅色、鵝黃色，彷彿所有那些讓人心動的顏色都可以在柏林找到。這樣亮麗的用色同樣也能在德國人的服飾上觀察到，如紅圍巾、紅帽子、紅大衣便是經常能在老婦人身上發現的配件。我們便是在這樣的一座城市看電影。

天亮前出發，深夜歸來。柏林影展的排票模式讓看電影本身更像是一場需要身體力行與精神專注的儀式。而穿梭於散佈在城市各個角落的影城的經驗，也如同一次次城市冒險。在柏林，幾乎每一個影城的影廳螢幕都比台北大，在視覺上驚嘆之餘，更多的是感嘆於這座城市的觀影人口之多，讓影城值得投資更好的設備。在柏林影展，不論是來自哪個國家的電影，阿根廷、烏克蘭、法國、英國、韓國、中國等，至少是我有觀看的場次，上座率都很高。或許就如同在訪談中受訪者們所一再提及並強調的，柏林影展擁有一群很好的觀眾。並且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度裡，觀看電影的年齡層跨度竟如此之廣。在等待入場時，身邊經常站著年過半百，仍頂著寒風排隊的老先生與老太太。而場內，亦經常可見許多熟知亞洲電影，並不時在觀影過程中精準把握影片節奏，會心一笑的中年觀眾。在柏林影展策劃的單元中更有特別為小孩放映的 Generation Kplus。映前主持人會先帶動場內氣氛，並獲得前來觀影的小朋友熱烈與率真的回應，映後更會由一群小朋友組成提問觀眾，直接向參與映後座談的電影導演與演員提問。不論他們問的是什麼，或許僅僅只是單純想知道電影是不是 happy ending，但這樣的電影養成仍相當重要，並可能在他們往後的人生歲月裡繼續發揮出持久的作用。就如同現在我腦海中偶爾還是會浮現出那些幼年時曾經看過的電影，縱使有一些清楚記得片名，有一些或許只留下模糊的斷裂記憶。但那些經驗無形中都形塑了我成長的一部分，縱使某些感覺難以名狀，但是那些關於恐懼、關於愛的啟蒙，卻是電影所真真正正能夠給與的。尤其當這些德國孩子觀看的還是一部來自另一個國度的電影時，對他們而言，視野的拓展與包容力的培養更是潛移默化的。

在臺灣，或許我們同樣也不缺一群願意為了電影而耗時排隊、爭相搶票、熱烈討論的觀眾。即使地域上天南地北，但是這份電影之愛都是一樣的。或許差別只在於，我們願意讓影展變成小眾的狂歡，菁英的盛宴，還是敞開胸懷擁抱更多的人。這或許不關乎放映什麼電影，卻關乎如何放映電影。

很多人都說，十天對於造訪柏林來說還是遠遠太短了。確實，不僅僅是影展，這座城市還有太多值得挖掘的角落。這次，作為學生的身分，讓我們獲得了更多親近策展人的訪談機會。而所有這些來自柏林的親切接待，都會成為對我們未來的砥礪：不論是作為創作者、策展者又或是評論者，都要在電影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更久。當有一天再回到這座城市，或許又會是另一種身分，另一種心情。

訪談記錄

訪談一：亞洲大使約訪			
日期	2016年2月14日	地點	Josty Cafe
受訪者	Jacob Wong		
單位	Berlinale Delegates		
職稱	亞洲大使 Delegate Asia (Hong Kong, China, Taiwan, Republic of Korea, Japan)		
內容與心得	<p><i>Curator, HK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i>  <i>Director, HK Asia Film Financing Forum</i>  <i>Delegate of Asia,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i></p> <p>1. 大約在 1990 年離開倫敦，來到柏林開始擔任此職位。亞洲大使需要關注的區域包含東亞、日本、韓國、中國與臺灣，每年 11-12 月底左右，會到韓、台北、港、東京、北京等地拜訪電影工作室或片商朋友。比較有印象的臺灣導演包含魏德聖、陳駿霖、張作驥、鈕承澤、林書宇、陳心怡（？）、鄭有傑（陽陽）和張榮吉。認為像灣生回家或 Kano 這樣的作品在柏林放映觀眾會看不明白。而近幾年的導演們關注的事情通常很小、是個人的，沒辦法在議題上引起跨文化的共鳴。</p> <p>2. 認為柏林的特點在於觀眾很好，像是趙德胤的作品，4 場，1 場 400 張，都可以賣光光。不像在香港，比較侷限在法國片和日本片的口味。</p> <p>3. 認為電影工業跟好導演是沒有關係的，好導演只是個體。也覺得 Cinema has been dispilned，從前拍電影並不需要進入學院。</p> <p>4. 電影節其實是一個做生意的平台，需要把做創作和做生意的人連結在一起，策展人需要看很多不好看的電影。這個工作的樂趣就在於在許多爛中挑到幾個好的，就會很有成就感。</p> <p>5. 被問到覺得中國電影在柏林發展如何？Jacob 認為大陸人多，問題多，拍出來的故事自然千奇百怪，甚至可以說是「Geography is destiny」，像是今年的長江圖，他就認為是競賽片裡最好的一部，老石的導演有能力，卻還在搖擺是要來柏林定位在藝術電影，還是到工業體系裡做商業電影。但有時候其實不是你自己選擇自己的定位，而是藝術界或商業界有人會來選你、為你的影片定位。</p>		
訪談二：短片單元拜訪			
日期	2016年2月15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Maike Mia Höhne		
單位	柏林影展短片單元 Berlinale Shorts		
職稱	短片單元策展人 Curator		
內容	Maike 擔任短片策展人已經有十年，認為短片單元的精神在於作品是否有		

與心得	<p>inventing something more and take the art of film some steps further，尤其是能挑戰觀影極限的那些作品，或促使觀影人重新反思影像的內容。同時 Maike 認為身為一個策展人，不應該因為自己的喜好而選定參展影片。短片單元也並不是由單一個人決定片單，而是有八人組成的會議，共同討論，Maike 舉例說自己曾經很不喜歡一部片，但其他七人都喜歡，選進短片單元後，甚至還贏得觀眾票選獎，因為佐證了策展人的喜好不應成為定奪一部片好壞的觀點。相反而言，有些片子大家並不喜歡，卻仍被選進片單，Maike 說明她會放映的每部片，絕對都是百分之百清楚為何而放，經過腦中無數思辨才決定帶到觀眾的眼前。另外 Maike 也提到，前五年的短片 fiction 為近年記錄形式的片型則有成長趨勢。</p> <p>訪談期間也有德國學生對臺灣的入圍短片《禁止下錨》提出質疑，Maike 說明，《禁止下錨》在很短的篇幅內，呈現了移工的困境與狀態，並以較為客觀、sit-back 的角度觀察整件事，最後的文字「禁止下錨」並沒有英文字幕或說明，似乎也呼應了移工在異鄉的失語狀態，並能和歐洲大陸近年的移民問題扣連，因此入選。我很喜歡 Maike 對這部片的評價與解讀，也很驚喜並不生長在臺灣的歐洲人，能夠光以短短幾分鐘的片段便拼湊出這些細節，並把每個元素放置在可以解讀、並深化意義的位置。</p>
-----	--

### 訪談三：中國大使館文化部門拜訪

日期	2016 年 2 月 16 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單位	中國駐德大使館		
職稱	文化參贊		
約訪內容與心得	<p>1. 據統計，1987-2016 年間，共 327 部華語影片參加柏林影展，其中陸片佔 146，港片佔 129，台片則佔 52 部，其中李安的《囍宴》，和謝飛的《香魂女》在 93 年共同獲得金熊獎。</p> <p>2. 關於中國電影在柏林如何推廣，文化參贊提到，近年德國、瑞士及義大利等國都有舉行中國主題的電影節，雖然選片皆以北京地區的作品為主，但也會納入些許老電影和新導演作品。而近年德中教科文會也和影廳合作，於每週五下午定期播放一到兩部中國片；今年 2/14 起，則在柏林舉行華語電影節，由歐洲時報德國版與協會合作，也納入一些學生作品，並提供助學獎學金，讓新手導演能有挑選學校、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慕尼黑地區的孔子學院也有電影節相關計畫、倫敦則有學生發起的華語電影節。值得一提的事，今年新年在柏林，有八家影廳聯合播映 2015 年在中國票房達 440.96 億的強檔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讓歐洲人有看見中國特效技術純熟程度的契機，影廳也表示成效不錯，希望能繼續搭配華語片單。然而，雖然華語電影在德國已算比歐洲其他各國有能見度，在德國的影壇內，其實仍是邊緣，極少上商業影廳的院線播映，例如去年的金熊獎《白日焰</p>		

火》，上映時間極短，票房也普通，引起中國駐德使館思考，不只需要打出《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這樣的商業大片，也得思考如何以有藝術文化背景片子達到思維層面的溝通。電影畢竟相對於文學和戲劇，更好使人理解並用以溝通，然而執行層面上常有「版權」及「當地合作機構」的困難。藝術則相對而言有成效，例如中央美術學院便曾和北威州八個城市的九座美術館聯合舉辦當代藝術展，邀請 120 位左右的中國藝術家，在 4 個月內引 12 萬當地觀眾參觀欣賞。

3. 中國境內兩大影展，上海電影節以舉辦柏林影展中國之夜的形式達到推廣目的，北京電影節則在多倫多影展有自己的推廣機構。

4. 關於常年贊助柏林影展的「通靈珠寶」，同學提出是否相較其他贊助廠商顯得低調，於是訪談討論到 Audi 贊助柏林影展的形式，包括在店面搶先販售票券、接送名人進出影展場合等，相對之下，通靈珠寶似乎除了播放字幕感謝贊助，並沒有什麼行動。與談人表示，畢竟柏林算是觀眾最多的一個影展，10 天內就能達到 30 萬的人次，基本上是求取曝光度，珠寶可曝光的形式則是供影星配戴，因此有著名華人影星參加影展活動的話，便會有露出機會。

5. 提到城市行銷的部分，柏林影展其實帶動周邊人潮來到柏林，並樹立了城市的文化形象，同時在國際享有極高知名度。卻仍注意在難民議題上發聲，例如呼籲捐款，或挑選相關議題的參展影片。受訪人認為柏林因此有著「年輕、開放、活力、寬容」的形象，市長並曾表示，柏林和歐洲其他大城市相比，特色便是"poor but sexy"，一天大家有 1200 場的活動蓬勃發生，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事情在跑在動，也因此，若希望推廣特定的藝術或文化，需要有很好的組織、想法與專業，才能在這樣百家爭鳴的環境中，奪得一席之地。

#### 訪談四：電影大觀策展人約訪

日期	2016 年 2 月 18 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Wieland Speck		
單位	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 Berlinale Panorama		
職稱	電影大觀策展人 Curator		
約訪內容與心得	Wieland 真的是個非常和善的大人物，雖然時間匆促，仍一一詢問我們前來訪問的來由、及每個人的生涯規劃，希望帶給我們最大的幫助。從談論「觀眾」開始，一個策展人需要先吸引觀眾前來，進而了解他們是誰、他們想要看到什麼，及你可以如何以你選的影片挑戰觀眾？策展人就像是觀眾和電影、買家和電影、評論家與電影之間的橋樑，決定了哪些片子能被放進平台討論、哪些片子可能會被買到他國而有延續的生命、又有哪些片子可以觸及更多的觀眾。而 Panorama 電影大觀單元很大的觀影人競爭對手就是競賽單元，當大部份人以競賽單元的片子為優		

先時，電影大觀應該以什麼樣的議題讓觀眾覺得值得一看？或者避開競賽片的放映時間而獲得買家與影評人的觀眾？Wieland 提到大觀單元其實會在影展開始前，先舉辦額外的媒體試映場，讓這些電影市場中的重要人物，能在正式影展期間毫無懸念的去觀看競賽片，同時也讓大觀單元的電影有更多機會被看見。而被問到大觀單元是否有特別偏好的類型電影，Wieland 回應說歐洲的影壇並不太會以類型區分一部片子，若真的要說，會說大觀單元會選取有商業潛力的藝術電影，並成為兩個市場間的連結，並讓兩方有流通的機會。有些人說大觀單元特別關注酷兒議題，Wieland 也正面回應，因為自己的酷兒身份，會多關注這個議題也是自然而然的，而其實大觀單元有許多不同的 Focus 如女性、人權、近年則有墮胎權的議題，酷兒則可能是當中較被明確認出的 Constant focus 之一。Wieland 的一個觀念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每個人其實都有各自 majority 和 minority 的一面，例如他自己做為白人、男性、策展人，是 majority，但對於酷兒議題卻是 minority，也許因為如此，也很能同理在其他議題作為 minority 的群體，而大觀單元希望的，就是提供觀眾 360 度的觀影視野。接下來談論到「女性」，Wieland 詢問，為什麼我們一桌的女孩子，都說想當策展人、影評人、製作人，卻沒有人想當導演？如果是一桌男生，肯定每一個都說著自己要當導演，Wieland 認為策展人就像是一個篩子，會挑選出能被關注的議題，而他也非常致力於讓影壇中的女性被看見，也許是製作人、也許是女性新導演，今年也是首次以女性導演的作品做為柏林影展的開幕片，值得一提。針對我的研究主題 Teddy Award，我詢問了 Wieland 對於前一日 Queer Summit 主持人的評論：“Teddy Award is queering the Berlinale”有何看法，Wieland 笑了笑表示認同，會將 Teddy Award 設立於影展之內，從所有片單中選出有酷兒議題的片子加入競賽，而非單獨創辦一個酷兒影展的做法，Wieland 正是希望酷兒電影能和其他電影站在同樣的位置，而非特別被強調，似乎也呼應了這次許多酷兒片放映後的討論：當酷兒不再被挑出來成為一種特質，同志們才能真正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員。當然也有許多人仍在打擊同志社群，認為現在都可以結婚了，為什麼還要一直跳出來吵吵鬧鬧，Wieland 一笑置之，覺得只有持續努力，才有可能維持現在的成果而不致倒退。接著也聊到了柏林影展長期關注政治議題的特色，是否有受到政治壓力？Wieland 回應，從 1980 年代左右起，柏林影展便沒有再接受市政府的補助，而是由國家給予 30% 左右的贊助，其他都由影展自行賺取或接受捐款，德國政府也並沒有像釜山當局強制干預，而得以保持自由選片、自由談論電影藝術、議題的氛圍。Wieland 對於臺灣的印象也滿有趣，是“Less stressed than other Asian country”，在他看來電影常常有種 playfulness 和 joyfulness 的觸感。

## 訪談五：EFM 負責人約訪

日期	2016 年 2 月 18 日	地點	EFM 辦公室
受訪者	Matthijs Wouter Knol		
單位	柏林影展歐洲市場展 European Film Market		
職稱	市場展經理 EFM Director		
約訪內容與心得	<p>1. Matthijs 將 EFM 形容為一個 Business Platform，選擇性地接受不同公司接洽，並評估申請來擺攤位的單位是否有適合影展流通的電影，基本上會拒絕已有良好曝光管道的大型製作公司，前來申請的許多攤位以國家為單位，區域包含德國、法國、美國獨立電影、拉丁美洲及亞洲等。Matthijs 也特別提及，近年亞洲電影的能見度逐漸上升，有時候 EFM 的人員也會去各影展找尋適合參加 EFM 的電影商、主動接洽。</p> <p>2. 針對今年的銷售情況，Matthijs 認為是 "One of the strongest market this year"，關於買家，EFM 只會邀請非常貴賓的貴賓，但基本上大部份的買家會自己前來，包含 Netflix, Amazon 等，邀請及提供食宿只是表達 EFM 對貴賓買家的敬意。通常會同時購買影廳放映和線上的版權。數量統計上。約有 1500 個買家單位，約 9000 人次。有些攤位若是由該國家擺攤，也會提供拍片諮詢，如臺灣的國影中心便會邀請他國的導演或製片來台拍片，或是轉介臺灣的年輕導演到國外拍片的機會。</p> <p>3. 和其他相似的市場展相比，Cannes 仍是最大的市場，柏林可以說是第二大、LA 居三，釜山近年則因政治問題而有下降，上海則以 Production service 著稱、香港主打 co-production，而澳門則聘請了著名的 Michael Muller 擔任市場展 director，發展令人矚目。Matthijs 也提到這三十年市場展的成長非常快速。</p> <p>4. 關於 Matthijs 的個人背景，學院畢業後便於荷蘭擔任製片人，做了七年的紀錄片，並擔任過鹿特丹影展的 Director，八年前移居到柏林，開協助策劃 Berlinale Talents 的營隊，曾經到日本東京舉辦。</p> <p>5. 被問到柏林影展市場展為何如此成功？和其他市場展比起來有何特色，Matthijs 認為（1）柏林影展開始於一年之初，市場活水源源不絕，且相較於坎城比較沒有那麼過於競爭，買家們跟攤商們有更多時間好好對談、商量。（2）近年 digital rights 盛行，柏林的攤商也開始考量如何將內容至於數位平台播放。（3）柏林是唯一買家可以和觀眾共同參加電影放映的影展，因此買家能初步預期、評估觀眾的反應，也對下手買片更有考量依據。</p>		



## 講座記錄

講座一：Queer Academy			
日期	2016 年 2 月 17 日	地點	Station Berlin
講者	<p>10.00 am Opening <b>Wieland Speck</b>, Berlin, Curator of the Panorama at the Berlinale</p> <p>10.15 am Key Note: <b>Bob Hawk</b>, Film and Festival Advisor</p> <p>10.30 am Key Note <b>Jan-Christopher Horak</b>, Los Angeles, Director of the UCLA Film &amp; Television Archive</p> <p>10.45 am Panel 1: Re-imagining the Queer Archive</p> <p>1.30 pm In Conversation with <b>Christine Vachon</b>, New York, Film producer</p> <p>2.15 pm Panel 2: Queer Film Festivals in Practice - Programming and Curating Strategies</p>		
主辦單位	Teddy Award		
內容與心得	<p>今年是 Teddy Award 創辦三十週年，創辦人 Wieland Speck 在其平面訪問與言談間都在在表示感動與激動。在這場 Queer Summit 的開場，他便提到 Teddy Award 從非官方到官方，再到成為酷兒影壇最高榮譽的一路發展，今年終於有國家等級的電視台也公開播送 Teddy Award 的相關消息，似乎隱約能證實主流媒體也將酷兒影壇視為重要且需要被播報的議題之一。從創辦當年起，即便地位、身份茫然，Teddy Award 的團隊仍盡力使這個社群的人們能夠被看見、甚至進入商業的前台，Wieland 說：“Nothing we've achieved in these years is for sure, so we have to reach and reach again”讓我非常感動，社會的想法與態度雖然已在轉向，但隨時可能因為一次事件、一則新聞、一個說法再倒回傳統的框架，酷兒們即便多年努力，仍可能毀於一旦，因此只能不斷、不斷如同西西弗斯般的推著巨石，才能免於巨石的重壓。Bob 也回應：“The war has not yet ended. “在有些國家酷兒議題已被公開談論的同時，仍有如東歐、俄國等地的酷兒是不被允許出聲的。而作為一個跨越國界的影壇（Transnational cinema），Queer cinema 仍有地域的差異和國情的不同，這些都是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質疑和談論的，以真正理解整個 Queer Cinema。Bob 另外點出 Lesbian &amp; Gay 應是互相沒有慾望交集的，卻會成為一個社群，其實是一種"political understand that we were together"。從 10:30 的 key note 起，座談便開始轉向「如何保存酷兒影像」的主題，由 UCLA legacy project 的負責人 Jan-Christopher Horak 帶起討論，Jan 提到許多酷兒影像已經失去素材來源、且收藏單位也面臨經費不足的窘境，基本上一半來自政府補助，另一半則依靠捐款，但建立一個酷兒</p>		

的金流系統似乎仍有困難。在 Panel 中，講者 Andreas 則提出，有時候藏單位得學會接受僅找得到拷貝版、原本已經佚失的情況，以期留下最多的資料，而非堅持要找回原版影像。另一位講者 Martin 則認為，經營這樣的影像保存中心的意義在於並不單純是在保存一部好的酷兒影片，而是會有自覺"we restored a good film!"，也鼓勵拍攝相關題材電影的導演能主動聯繫保存單位，使收藏更為完整，也可能將這些素材供應於國高中，有利於教學。

接下來便是 Teddy Award 30 週年所邀請到的特別嘉賓：Christine Vachon，Christine 是美國獨立製片間的著名製作人，作片如 *Far From Heaven*、*Boys Don't Cry*、*Still Alice* 都是知名的好作品，其中 *Poison* 為 1991 年 Teddy Award 獲獎電影，今年則有 *Carol* 一片上映。有人稱 Christine 為 "Queen of the Queer Cinema"，Christine 霸氣回應："I'd like to be queen of anything"，並分享多年來挑選電影的基準，其實並不只以酷兒片為選項，更看重的是電影本身的製作潛力，有時候也指示 "Follow her sensibility"，只是因為自身酷兒的身份，更有可能對酷兒議題的影片有認同、進而製作。Christine 也提到說，製作的歷程中，也曾經感受到來自酷兒社群的壓力，因為她所製作的片子開始觸及不同群體、或者描繪了酷兒的負面形象，而招致罵聲，但 Christine 認為並不是說因為自己是 Queer，就限定電影只能傳遞酷兒的正面形象。被問到為何自己的作品如此成功，Christine 以 *Poison* 為例，當時預告片便主打片中有八種 LGBTQ 的認同角色，而人們 "desperate to see themselves represent in the film"，因此而吸引許多人進影廳。而從今年 *Carol* 未獲奧斯卡提名最佳影片談起，主持人帶到了奧斯卡評審的人白人男性主導傳統（94% white；85% male），誰能被邀請至評審的討論桌上，其實已經某種程度的決定了獎項可能的歸屬，而 *Carol* 作為一個 Female-driven 的故事，確實可能較無法獲得評審的認同與喜愛。

Panel 2 則邀請了來自各地的酷兒影展策展人分享甘苦，幾個討論主題為「觀眾」、「影展工作人員來源」、「如何開始舉辦酷兒影展」、「酷兒是……？」。幾點有趣的是（1）大部份酷兒影展都由大量的志工、短期約聘人員和極少數的正職人員組成，與臺灣國內應是類似情形，要怎麼使兩方在短期內磨合併合作愉快，就形成每個酷兒影展都會面對的問題，舊金山酷兒影展代表 Desiree 就提到，不論是短期或正職的員工，認可每個人的貢獻是很重要的一環。（2）在許多國家，「酷兒」一詞對於大眾的意義其實是模糊的，觀眾或者政府並不真正了解「酷兒」和「LGBTQ」各自代表怎樣的認同，也因此使酷兒影展在某些時候因名稱模糊能獲得金援（羅馬尼亞酷兒影展），像「北京酷兒影展」就曾命名「北京同志影展」，但「同志」二字較為敏感，人們容易覺得自己直接被觸犯，但改名為「酷兒」影展後，政府有一段期間是不明所以的，因

	<p>此暫時有放映的機會。(3) 北京酷兒影展由於政府對酷兒議題的管制，近兩年採取非常 Gorilla Style 的放映方式：借不到場地只好到處借用投影機，有時候會以貼紙做為辨識觀眾的依據，突然間就在行進的交通工具上快閃放映片子，並有紀錄片記錄這一切的游擊過程。而舉辦方式為兩年一次，由團隊的核心幾名成員輪流擔任主策展人，使每個人都有機會策劃自己專長、有所認同的當年度影展。另外也提到，許多中國很中產的同志是不參加遊行或是站出來發聲的，常常只有被視為激進者的同志會參與相關活動，是策展人較為期待改變的一環。(4) 與談人提出 "Queer with Color" 是近期開始新增的放映單元，從性別、階級到種族，分類越來越細，酷兒影展能包容與包含的又更加寬廣。4 點過後便是自由交流時間，主辦單位將參與 connection 的名單列印出來，與會的人士都會拿到一張寫有現場每個人 title 並附有照片的資料單，方便大家互相認識、交流、合作，期間也可以自由上台分享有關自己影展或影片的資訊，例如臺灣國際酷兒影展的 Jay Lin 便上台分享接下來即將成立「Asia Pacific Queer Film Festival Alliance」的訊息，串聯從香港、印尼、南韓、臺灣、日本到北京、上海、泰國、馬來西亞和墨爾本的酷兒影展，每年將共同票選當年度最佳短片，並分享辦理影展的資源、相互交流，吸引許多人在他分享完畢後去交談、建立連結。親眼觀察這樣的場合讓我非常興奮，Teddy Award 就像當代的酷兒莎士比亞書店，匯聚了所有與這個議題、這個社群有緊密關聯的人們，使他們能夠互相認識、互相交換資訊、成為朋友，進一步可能有各式各樣的認識與合作，同時這個社群就能更加有效的集結資源。</p>		
<b>講座二：Talents Teddy Talk: The Finally New Queer Cinema?</b>			
日期	2016 年 2 月 17 日	地點	HAU 3
講者	Christine Vachon, Bruce LaBruce, Handl Klaus, Sara Jordeno, Akosua Adoma Owusu Moderation: Toby Ashraf		
主辦單位	Teddy Award		
內容與心得	<p>由 Teddy Award 主辦的這場對談，以美國王牌製作人 Christine Vachon (最新作品：Carol) 為中心，並邀請多位本屆 Teddy Award 入圍導演到場對談。我非常喜歡 Talents Talk 的設計，除了類似小劇場的場地氛圍，讓觀眾和台上很靠近，並在座位上發下橘色和綠色的紙各一張，有時會由主持人提出問題，讓觀眾舉牌認同(綠色)／不認同(橘色)，也可以在來賓發表意見時隨時使用，並讓主持人有機會點台下觀眾回應台上的討論，對談形式令人印象深刻，觀眾對於問問題、延伸問題發表回應都滿熱烈的！是覺得在臺灣不太有看過的形式。</p>		

這場講座中一個較為核心的問題便是「Queer」這個詞的定義與包含範圍為何？以 Queer Cinema 為一種分類，是否反而定型了電影，將之歸於特定社才會有興趣的議題。主持人首先發問，Is queer a political term? 有些人認為是，當你將自己的電影歸類為 Queer Cinema，其實已經產生某種身份政治意涵，甚至常被認為是挑戰主流的左派，但主要與談人 Christine Vochon 認為 being gay 並不等於 being left，而將某部電影歸類於 Queer Cinema，似乎忽略了每部片背後所要訴說的 universal or general 的情感。

而談論到 Queer Film 可以如何觸及更多觀眾，幾位導演認為當酷兒電影能容納更多性別認同的內容、能夠描述各種 LGBTQ 時，大家便會因為想在螢幕看見自己的樣子而來觀看電影，也使不同社群與認同間的人都能看見彼此；針對一般觀眾，則符合 Teddy Award 的策展觀念，不以 Queer Film 為標籤，而是著眼於故事中情感的共通性，以 Carol 為例，其實和其他愛情影並不見得有歸類上的不同，描述的仍是宇宙共通的「愛情」。本屆 Award

## 整體訪問心得

一直在想過了這十天的我會成為一個什麼樣子，好像又離電影近了些、往策展近了些、往那些創作的想法近了些。在電影的面前，可以丟下吃、睡意、累意和一切懶惰的我，成為一個自律起床、排隊、提早到影廳、看完坐定反思的好觀眾。三大影展之一的規格，真的不是飛往德國之前可以想像：百人影廳、滿座的觀影人次、影片的水平、和訪談對象的高度。

很喜歡這段日子裡的每一天，雖然對排票方式多有抱怨，但仍是甘之如飴的每天定時報到，更喜歡「一起看電影的人」。每天一早會有固定三四個和自己一樣電影優先的夥伴等在飯店大廳，在冷清的、尚未天明的街道上快步走著，然後圍坐在換票櫃臺前互相推薦影片、說著自己想看的片有多值得看，然後互相拉票說服對方看自己的片比較值得、互相說著誰哪句話哪個動作可以發展什麼情節、reference 哪一部片閒散的聊著，有好多大笑或意味不明的交談，但好喜歡。有時候也能和隊伍前後的其他觀影人攀談個幾句，聊聊各自這幾天看了什麼片、對方又對亞洲電影或臺灣電影有什麼樣的認識。

在各個戲院間奔波觀影無疑是這些日子來記憶最深刻的部分，從進入影廳被影廳本身的氣場震懾，到男女老幼不分的當地觀眾，覺得柏林真是個不可思議的影展，原來這些在臺灣被認為是藝術的、只能在小型影廳放映的片子，竟然能在柏林找到那麼多的觀眾。許多我們拜訪的人都提到，柏林的特別之處便在於是個一般大眾也能享受電影藝術、樂趣的影展，走入影廳才能真真正正感覺到這點。我參與了其中一場 Generation 單元的放映，現場有 2/3 都是國中、國小的小觀眾，和他們一起觀影真的非常有趣！其中一部短片 On the Roof 觸及中學生的同志情誼，我曾在另一場酷兒短片的放映場次看過，觀眾並無特別反應，但和小孩子看時，一有裸露的身體，孩子們就爭相笑鬧，一有超越友誼的碰觸，便會發出驚嘆的呼吸聲，真的非常可愛，讓已經不是孩子的我為這些對影片單純的

情感反應感到著迷，彷彿回歸還不會以技術層面或文本內容方面過度解讀電影時的觀影經驗。而令我非常喜愛的片子有三部，分別是 24 Weeks、Teddy Award 參展片 Rara 和 Teddy Award 今年的獲獎片 Tomcat，三部片子於我而言都非常驚艷，有許多預期會難以拍攝的場景，導演都毫不畏懼的正面處理，例如 24 Weeks 中生產的片段，我一度以為片子著重在墮胎與否的抉擇，可能會直接以過場處理墮胎得過程，但導演直直將鏡頭對準女主角，硬底子的演技使原本就經營到位的電影紮根紮得毫不馬虎，現場幾千人情緒共同被感染、帶著走時，連哭泣的呼吸聲都是一致的。而 Rara 和 Tomcat 則讓我感受到酷兒影片中濃濃的生活感，酷兒不在是一種分類，而僅僅是故事中人性、情感中額外的色彩之一，如 Tomcat 放映結束後，有觀眾詢問導演，這樣的情節為何必須設定為一部同志電影？導演回覆：「我並沒有特別要設定他為同志電影，世界上任何一對伴侶都可能遇到這樣的經驗，我只是剛好選用了兩個男演員，也並沒有覺得這樣對這個故事會造成太大的改變或影響。」我很喜歡這樣的說法，當大家不再去區分、定位兩個男人的愛情為同志愛情，而只是「愛情」，似乎才是真正平權與認同的開始。

到了觀影的後幾天，我已經逐漸習慣於這樣子的跑影展生活，也漸漸對於頒獎沒有什麼現實感，直到回臺灣的隔天，聽說看了好喜歡的片子獲獎，才真的感到激動，覺得參與到了原本只能以文字或報導接觸到的第一手好電影資訊，而原來自己被感動了演完還久久積聚著淚意的也感動了其他好多人、原來，真的有這樣一個地方，你把影片的每個細節都做好，就會有人看到、有人拿著獎告訴你：「我好喜歡你的片子！」

經過這次旅程，我其實仍不清楚我更想成為給獎的人還是拿獎的人，然而無論哪一種，都希望以這次的柏林行做為第一段的隧道，繼續慢慢的、慢慢的走向那些於我而言異常明亮的彼方。真的很開心有這次機會能夠去到柏林，謝謝學校、謝謝老師，也謝謝一起為了電影奔跑的大家。

參訪記錄

行程一： Video Tour			
日期	2016年2月11日	地點	Berlin (Whole City)
內容與心得	<p>坐在大型巴士上，外頭下著雨，但仍舊澆不熄對電影的熱情，這是第二次來到柏林這個城市，倚著完全不同的目的與心態，觀察著這座城市想當然更是不同。</p> <p>穿梭在街道上，每一次的往右看、往左看，或是向前看，都在解說人員的話語中，搭配上電影片段與現場實景，一部部經典影片就這麼在我眼前重現，難掩興奮之情，也看到了在不同年代中，電影做了怎麼樣的努力，還有以假亂真的場地，親眼見證後只能不斷讚嘆與佩服。</p> <p>著名導演 Billy Wilder 也在這座城市當中完成不少電影拍攝工作，不斷幻想著當時他在這裡生活的樣子，工作的樣子，我想那是一個美好的年代。</p> <p>而 Jacky Chen 主演的《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讓我大吃一驚，因為我記得故事的背景是設定在英國，沒想到居然是在德國首都柏林拍的，非常有趣。</p> <p>另外，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德國電影《Run Lola Run》，劇中女主角奔跑的場景可以說從東柏林到西柏林都有了，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跑完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只有電影，剪接，讓這一切變得有可能。</p> <p>我想，這正是電影最大的魅力所在了。</p>		
行程二： Berlinale Opening Ceremony			
日期	2016年2月11日	地點	Friedrichstadt-Palast
內容與心得	<p>柏林影展是世界三大影展之一，今年已經是第六十六屆了，非常榮幸受到官方邀請，拿著開幕式的邀請函，一點都不馬乎地穿上禮服，來到非德烈切皇家劇院參加這場盛事。</p> <p>今年的紅毯一樣星光閃閃，除了本屆開幕片的主演喬治克隆尼，還有此次評審團首席梅莉史翠普都來到現場，開幕儀式有著德國人一貫的樸實作風，落落大方的排場，主持人幽默卻又重視電影的說詞，除了邀請電影節總監 Dieter Kosslick 上台說說話（這裡本該說是致詞，但現場真的是聊電影，因此我更傾向使用「說說話」這個詞彙）之外，七位國際評審團團員也都一一上台，他們輕鬆地談論著電影的一切，深深感受到柏林影展的親民程度，接著就開始放映此次由導演柯恩兄弟所拍攝的開幕片《Hail, Caesar!》。</p> <p>看完在柏林的第一場電影後，我不想對開幕片做任何的批評，畢竟要成為開幕片也有一些考量的原因，明星夠不夠重量級，討論的議題性等等，但我想特別替到的是，在那樣的廳院當中，觀賞完一部影片，真的是頂級的聲光享受，設備的新穎，廳院的歷史性，讓我真真確確感受的這是一場國際級的電影盛事。</p> <p>從那一刻開始，我便抱持著到處觀察此次影展的種種，不管好的壞的通通記錄下來，希望臺灣的影展也能引以借鏡，能夠在國際打響名號。</p>		



### 行程三：Deutsches Film Tour

日期	2016 年 2 月 12 日	地點	Deutsches Kinemathek Museum Für Film Und Fernsehen
內容與心得	<p>前一晚受到一場饗宴的洗禮後，今天我們一行人便到了德國電影博物館參訪，由解說員帶我們逛完兩層樓的大館後，剩下的兩個小館自行參觀。大館主要是紀述著電影在德國發展的循序漸進，小館則是這次的特別展〈Best Actress〉。</p> <p>博物館二樓的收藏以舊電影為主，還有許多現場演示的部分，解說員一邊詳盡地講著德國電影的歷史進程，一面又能直接拉開抽屜，或是按著動態的按鈕與這些老舊互動著，彷彿我現在正在跟過去彼此瞭解著，其實真正的感動來自，這些曾經走過的痕跡被好好的保存著，而如今我能夠踏在這裡親自見證著這些，儘管那些輝煌的年代已過去了，不然參與到當下，不過能看著就很滿足，甚至讓我感覺有那麼一刻，我離電影好近好近。</p> <p>而樓下是以「物品」編年史的方式以另一面向呈現電影，像是放映機，或是如何做特效，還有有劇本手稿、服裝道具、迷你模型之等等，這些由最古舊的默劇片、舞台劇的歌聲配樂，到二戰前後的流亡電影，以及 Fritz Lang 的大都會（Metropolis）紀錄片製作解說，都一一展示出來，太多太多都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了，也讓我感受到此博物館安排順序的用意，除了按照歷史發展來，其中也琢磨了當時的政治，或是當地發生了什麼事件，戰爭與幾零年代的一切，電影是個受歡迎的媒介，由電影作為一部歷史繪本是再好不過的了。</p> <p>看完長期陳列的館藏，接著自行看了〈Best Actress〉的短期展覽，真的可以說是從古至今，女人的多面向，努力以及時代的魅力，同樣身為女性的我，看著那些女性</p>		

的成就，無比動容。

### 行程四：Taiwan Cinema Night

日期

2016年2月13日

地點

Mövenpick Hotel Berlin Am Potsdamer Platz

內容  
與  
心得



從下午三點開始，就待在活動舉辦的現場，大家齊心佈置著一切，把每一個來賓即將拿到的紀念品包裝好。穿上深色正式的服裝，踩著跟鞋，挽起頭髮，我今晚負責照料 VIP 專區的賓客們，以及為每一位上台致詞的導演、演員，以及大使諦麥克風，因此從下午五點開始彩排到晚上七點，我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與主會人還有國家電影中心的人不斷溝通合作，就是為了讓臺灣的國際顏面閃亮耀眼。

聽到來賓一坐下來在 VIP 的沙發專區，就討論著今年的臺灣之夜非常大氣又不知放鬆感，高腳桌無座椅的空間，讓人自由流動，帶著酒杯到處穿梭，“Let’s talk. Make it happen.” 是主持人陳思宏（同時也是宏觀電視柏林特派記者）不斷地提起的一段話，我想借它來 Quote 整場宴會。

或許是離大使、導演們、製片們、演員們以及劇組們特別近，在引領他們時，聊上幾句，他們甚至看我站在旁邊，還會邀請我加入談話，而賓客們也來自世界各地，有中南美洲，北美歐，歐洲，澳洲等地，像是一個小型的世界集合，看著大家聊著，真的好事就會這樣發生，什麼都能「有可能」。

而當天晚上最驕傲的事大概就是為藝人高捷大哥解決了一個小問題，當時的情況是高捷大哥被一位從法國來的時尚雜誌編輯搭話閒聊，我那時的工作其實已經告一段落，可以休息，不過我想說還是在場內繼續到處走走盯場，以防有什麼需要幫忙能夠



	<p>臨機應變，捷哥大概還記得我是負責 VIP 專區剛才有跟他閒聊過的工作人員，因此打響了手指要我過去幫忙翻譯，一聽才知道原來這位法國女子對於捷哥在二十九年前主演侯孝賢的電影《尼羅河的女兒》非常有興趣，想進一步詢問能夠在哪裡觀賞到這部數位修復後的影片，雖然隔天就在柏林影展上有經典影片的首映場，但很可惜女士隔天下午的飛機，而我最後以「希望法國的片商有機會能將這部好作品帶到法國廳院」做了一段談話的結束。捷哥很謝謝我，我說不會，跟他小小講了一下剛剛的過程，之後就到外面工作人員區想稍微坐一下，畢竟穿著高跟鞋站了一整晚，一邊走出去一邊鬆了一口氣，我都不知道我哪裡來的勇氣最後向外國人這樣結尾，但我是真心想讓更多人透過電影來認識臺灣的。</p> <p>而除了高捷大哥，還有紀錄片導演趙德胤，曾威量導演以及新秀編劇謝沛如，這幾位傑出電影人都出席臺灣之夜，看著臺灣影壇們的前輩們以及新起之秀，在柏林逐漸發光發熱，替臺灣電影感到欣慰，但同時也了解到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準備。</p>
--	---

### 行程五：Queer Academy Summit

<b>日期</b>	2016 年 2 月 17 日	<b>地點</b>	Station Berlin
<b>內容與心得</b>	<p>Queer Academy 每一年會將來自世界各地的製作電影者與影展策展人聚在一起，而關心的主題則是涵蓋同志與跨性別等議題，今年進一步討論到要如何讓相關資訊，以及影片等等保存下來成為檔案庫，甚至想把電影數位化，使所有文物成為一個電子資料庫，並且開放給公眾使用，台上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講者，討論著一切，而台下參與關心此議題的民眾也給予回應，是一個很好的對談與溝通的論壇。</p> <p>這讓我想起之前在 TEDxTaipei 擔任實習編輯時，曾經有寫過一篇關於跨性別者不被認同的相關文章，並佐以演講來輔助其內容的完整性，而又在出發來柏林前，看了《丹麥女孩》的電影，自己有興趣再去查詢許多心理學或是當帶背景與女性主義等等的資料來幫助自己了解這方面的議題，或許我們太常以簡單幾個字詞去定義人類社會的事物，但人本來就是很負責的一個生物，不只生理構造複雜，心理狀態更是複雜，這兩種集合混雜在一起後會有百百種以上的情形，但我們真的太慣於以簡化的「標籤」來訴諸一切了。</p> <p>在那場座談會中間的休息時間，正好在上洗手間時，遇到了一位穿著像太空人，頭髮全剃掉只留有特別造型的頭髮的生理女性，她以們團隊正在募資的影片所開啟了這場談話，我以男裝和女裝的定義來與他討論，男與女只是身體器官的定義，是於服裝是沒有特殊性別概念的，只有適合與否，以及你自己本人舒不舒服，旁邊有一位著長禮服的生理男性，一邊扇扇子，他喜歡我對於服裝的定義，因此就加入了我們的談話，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即便我還只是個學生，而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並且有些其實在自己的領域有不小的成就，但他們非常看重我的發言，也尊重有不同意見，若有不清楚之處還會追問，這也是這場論壇下來我印象最身之處了。</p>		

### 行程六：Filmuniversität Babelsberg Konrad Wolf

<b>日期</b>	2016 年 2 月 18 日	<b>地點</b>	Potsdam
-----------	-----------------	-----------	---------



這天特別來到近郊波次坦地區參訪電影學院，先搭火車來到波次坦火車站之後再轉公車，接著走了大概 10 分鐘的路程，終於來到這間學校，從外觀看來全透明的設計，真的很德國，走進校內是採工業性的設計感，整間學校是開方式的空間，許多小角落經過設計，讓學生能隨處的行程討論區或是自由發想，就我個人覺得在這樣開放式的空間下（也許因為之前實習過的公司都是屬於這樣的空間）做任何事情會更有想法，在遇到一些難題時也更容易有跳脫的思考，這是我對這間學校初次見面的第一印象。

學校的行政人員首先帶我們進到他們的視聽教室，放著他們學校學生的作品，基本上的是十五分鐘內的短片，而且都是大學生的作品，真的相當純熟，而透過行政人員稍微說明校內課程設計後，才知道他們四年內，大一必須拍一部十五分鐘內的短片，蠻多是由小孩演員來擔綱的，到了大二時必須做一部動畫片，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設計點，因為動畫真的能帶來更多不一樣的想像，許多事情甚至只有動畫能夠實現，包含剪輯，實際拍攝影像有些其實是做不到的，而學校有這樣的安排真的很不錯，除了技術層面的指導，想像力空間也能盡興，最後將它實現，大三時再進一步到 3D 動畫短片，從平面變成立體，這之中的技術與想像還有發揮空間就更大了，最後以三年扎實的培養訓練，最終選擇自己所感興趣的呈現方式成為畢業作品，聽完後覺得非常完善的規劃。

之後由他們動畫設計的教授帶著我們參觀校園，他還特別解釋這週校內空蕩蕩的，因為他們在放假，而放假的原因正是柏林影展的舉辦，由這裡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整體電影系統的重視，在進入看到影棚設備，「wow」，我只能不斷的打從心裡的發出讚嘆聲，真的是太完整了，要什麼有什麼，一應俱全，在這裡唸書感覺就很不錯，也進到一間 lab 去，正好有學生正在用陶土雕塑他們團隊裡製作動畫的人物，刻畫得非常細緻，最後，和那位教授聊了聊天，他們正在努力的開設全英文課程，因為想進

這間學校最大的門檻還是來自與「語言」，不過他說這間學校已經有不少亞洲學生，尤其韓國學生多，而當我們問到關於學生若想交換的話，他們有提供什麼樣的幫助，他回應如果那位學生想到古巴去，他認為他到古巴能夠為他字幾創造不一樣的改變，那麼學校一定全全支持。

我想在他們的課程設計下，完完全全就是讓學生們能夠把想像力變成超能力，努力開挖每個人潛在的無限可能，當然在硬體設備方面，臺灣著實的落後人家一大截，但撇開硬體不談，整個學院的制度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向他們學習，那樣貫徹始終的培養人才，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在臺灣看到，雖然我一直都不認為臺灣有差到哪裡，我們在當今的環境中技術就是超前的了，如果這些好的製度，以及好的硬體能夠進來，臺灣電影產業想必指日可待。

### 整體訪問心得

這是我個人第二次到訪柏林，憑藉著上次殘留的一點記憶，德文還能夠聽得懂一點點，也能講一點點，而上次為柏林圍牆的歷史反省性所震懾，這次帶著另一種心態再度造訪柏林，上一次帶著單眼到處拍攝，而這次則是帶著 H4N，想以不同的感官來感受這座城市的氣息，以漫遊者的身份進入柏林影展叢林。

二月份真的是很冷的季節，穿著羽絨服都不足以抵擋寒風，而且又持續地下著雨，甚至下起雪雨，那打在身上像是真一樣輕輕次一下次一下的感覺，但幸運的是，在某一天從廳院看完競賽單元的影片後，走出劇院，我並沒有看著窗外，只是聽見有人推門的聲音，而從外頭傳來了與以往不同的聲響，不是雨聲，也不是雨雪聲，那聲音薄薄飄飄，但最後又有層層厚重，我轉頭一看向外頭，才興奮地衝出去，這是我人生中地一場雪，而也許整趟旅程下來，我只要一有空就拿著機器在收音，因此稍微有一丁點了不同的聲音，我馬上就能覺察，這也是為什麼我這趟旅程會想選擇用另外一個方式來看待這座城市的原因。

在這次柏林影展的實務過程中，除了沒有特別廢話提及的我看的個篇的影評之外，以上就是每天的行程，而中間有空下來沒有特別陳列到的時間，我幾乎都拿去努力，並抓緊時間的看柏林影展不同單元的電影了，每天看完電影回到飯店都已經快凌晨一點，洗好早弄點東西吃準備要睡的時候都三點多了，但儘管再累再冷，每天依舊澆不熄我對電影的熱情，五點半就起床，自己隨便弄點早餐三明治什麼吃吃的，跟著大夥兒在一樓大廳集合，大家一起在大清早的街道上，頂著寒風，有時甚至下雨，但我們就是為了電影而來，應當踏上通往電影的道路，前往去排隊領票，每次到時，都有更多人已經在那裡守候，有人甚至拿著睡袋就席地為家，看來大家都是愛電影之人，在等待的過程中，不斷討論交換著一件，你打算看哪部片，我覺得哪部很不錯，你要不要一起來，美天早晨為了自己選擇的電影辯駁其時是一件有趣的事，甚至還要排攻略，如果這場電影被換完了，我應該怎麼搭配時間，而且還要計算距離，思考交通問題，畢竟一週之內在十幾個不同劇院影廳院等等，分別有不同單元以及 400 多部以上的影片，到底該如何從中抉擇，也是這趟旅程的一大課題。

看了《Cartas Da Guerra》、《24 Wochen》、《Quand on a 17 ans》、《Maggie' s Plan》、《Berlinale Shorts II》、《Chang Jiang Tu》等等，來自世界各地的片子，有些甚至是連聽都


沒有聽過的國家，一支支三十分鐘內的短片，導演與演員甚至來到現場對談，這樣一個良好的環境下，創作者與觀者形成一種對話，在作者已死論之下，又不斷地重新創造作者，看著這樣的一切就在我眼前發生，持續上演好幾天，連想都沒想過可以這樣的與人有一段對話，而對話的過程使用英語，努力地想把自己的論述講的清楚又明白，讓別人瞭解，真的從來不覺得自己會有這麼樣的機會，但也在這次國際電影以及來自各地民族的洗禮下，我才驚覺到不能只有學習英文，的確英文是世界目前通用較多的語言，但其實不同語言背後對話的語境也不同，我試著去理解，去學習，或許我懂德文多一點，來這趟的影展看到的又會是不同的面向，這是對於自己本身的一種反省。

除了對於自身的省思之外，還有我想就兩個面向來總和此次影展的觀察，首先是「議題性」的部分，這次的片子都偏向有所指向，帶有特殊要探討的一位在裡頭，因此像是《24 Wochen》這部德國片就是少數在探討墮胎議題的電影，裡面拍攝的形式甚至讓人會以為是紀錄片的形式記錄下來的，但實際上是由演員所演，而在同樣也是競賽單元中，《Quand on a 17 ans》這部法國片則是唯一一部以同性戀題材入圍提名，裡面大量的符號運用，充斥著太多太多的訊息，一開始我以為故事簡單到突然超展開很不可思議，可能由於看了一整天的片完全無法思考，後來細細梳理才發現裡面藏有著青少年拔河眼神的不安份，以及種族問題等等；而當然今年最大的議題還是「難民」問題，也有影片特別針對這個部分進行探討，可惜沒有搶到票因此沒有看到，由大部份的單元看來，被選進去的片子都富含著「議題性」，不過整個競賽單元的片子雖然我沒有看完全部，但就我看的來說，其實真的算是打安全牌，沒有特別令人感到驚艷，有點可惜。

另外的第二個面向則是影展的觀眾領票規劃，看似有系統性，但其實我實地走訪一趟後發現在這部分臺灣影展的部分做得相對來說好一點，開幕完後的隔一天，我整整花了一天的時間在那些宮以及劇院徘徊，就是為了問清楚到底該怎麼領取票，以及問清楚規則，但我就像是皮球一樣被丟來丟去，因為根本沒有半個人可以很清楚且玩整的說明白柏林影展領票的程序，就算已經有事先在官網上面查詢過了，到現場又是不一樣的，後來我從早到晚，是真的從早到晚，終於自己一個一個拼湊起來，才搞懂遊戲規則，在這方面的系統我認為柏林應該要好好加強，而且有其中一場電影臨時有人氣喘僅急送醫，因此打斷大家觀影，但影展相關人員可能太緊張了，忘記自己是個「國際」影展，因此頻頻說德文，使得現場許多觀眾處在那裡，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後來是我們詢問旁邊當地德國人，他們翻譯給我們聽我們才知道那位女士目前沒事，電影會倒帶播放，好在我們有問，他們趕緊提醒影展人員要記得「講英文」，在這個部分，危機狀況處理得並不好，臺灣影展可能目前並無如此龐大國際人士來觀影，但可以就這些部分為未來做準備。

這整趟下來，以漫遊者的身份，打開聽覺感官，收了上百條的聲音，期待自己能以這些聲音重新解構重組，並敘述一切，帶著大家三度體驗。

訪談報告

Talent 講座：Looking Ahead：Meeting Your Future Audience	
日期	2016/2/15
地點	HAU Hebbel am Ufer(HAU2)
講者	Paul Tyler
內容與心得	 <p>Tyler 在講座中介紹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有助於人們思考並發展劇本、故事。Tyler 在桌上擺滿樂高，用樂高視覺化劇中人物的情況，整個桌子就是你的故事。在擺放的過程中，故事的細節便一點一滴地被建構起來。同時創作者也開始思考，這些人物的關係如何、他們有什麼想法、如何面對各種情況、在某些情況下會說什麼話、有什麼行動。</p> <p>Tyler 認為，對於創作者來說，把想法講出來、具現出來很重要，這個動作有助於創作者思考。</p> <p>在演講現場，Tyler 請一位助手敘述他想要拍的故事，並引領助手擺放樂高的配件，在兩人的互動下，一個故事的雛形便慢慢在桌面上悄然成形了。我覺得這個方法很有趣，因為以往我在構思故事的時候，通常只會在腦海裡勾勒，或是用文字列重點，當樂高零件一個個在我眼前排列時，就好像故事的細節一個個被搭建起來了，接著便會不自覺地去思考，這個人物是不是有哪個細節沒有設定好？這個人物做某個行動會不會和他的性格矛盾？人的腦袋其實很依賴視覺，外在環境的視覺刺激能引領人思考。</p> <p>當然這種方式並不一定適合所有的創作者，現場也有聽眾向 Tyler 提出質疑，Tyler 解釋他只是向大家介紹一種方式。</p>

	創作者有話、有概念想要傳達，才會去創作，而之所以會有想傳遞的概念，是因為他在生活中經歷了一些事、和一些人接觸，這些生命體驗都是他創作的能量，簡言之，創作是一個挖掘自己的過程，挖掘自己的記憶與經驗，而創作者可以用擺放樂高這個方法喚醒記憶，幫助自己梳理創作的元素。
--	--

訪談：中國文化參贊	
日期	2016/2/16
地點	中國駐德大使館
講者	文化參贊陳平
內容與心得	 <p>陳平向我們簡介歷年來在三大影展中入圍、得獎的華語電影，雖然華語電影在三大影展中的表現不錯，但在整個歐洲市場中影響仍然很小、很邊緣。在德國的主要商業院線，幾乎很難看到華語片播映。因此華語電影若想走向世界商業影院，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p> <p>電影反映了我們的生活與思維，或許華語片很難打入歐洲市場是因為外國人不理解東方人的生活。為了改善這樣的現況，中國使館幫助一些單位舉辦文化節，試圖和將東方的生活與思維模式介紹給外國人。</p> <p>我認為若想將華語片推向世界，除了需要電影工作者把專業做好、政府、非政府機構的推廣與協助外，還需要公關、行銷人才的加入，要有人了解外國人的胃口、了解市場，再用適合外國消費者的方式行銷。</p>

訪談：電影大觀策展人約訪	
日期	2016/2/18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講者	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Berlinale Panorama )策展人 Wieland Speck

內容與心得



與 Speck 對話後領悟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果想把自己喜歡的影片讓更多人知道，策略很重要。」厲害的策展人不只是在選片上有自己獨到的眼光，還要能對應社會大眾、媒體的習慣想出適當策略。畢竟每一年出產的影片、被影展選中的影片很多，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觀眾與媒體的時間、認知資源有限，必須擬定策略吸引觀眾與媒體。

Speck 分享了幾個策略。考量到影展正式揭幕後，媒體會把焦點和精力放在競賽單元的影片上，因此策展人在影展揭幕前便邀請媒體觀看大觀單元的影片，讓記者先寫部分稿件，影展揭幕後再發稿。如此貼心記者的舉措，不但能增加單元影片被報導的機會，也能讓媒體資源分配到不同單元。

另一個策略是選片的考量。雖然柏林影展以藝術電影為主要定位，但為了吸引一般大眾與媒體關注影展，選片時仍會選一些偏向商業化的電影，例如開幕片和 Special 單元的 BBC 影集。

Speck 也分享了一些關於策展的想法。Speck 認為我們都沒有辦法從任何一堂課就學會策展，策展的知識與能力來自生活經驗。Speck 以自身經驗為例，他曾擔任電影製作人、演員、電影院經營者，這些工作經驗幫助他成為一個稱職的策展人。

想成為策展人，首要之務便是好好過生活，好好體驗周遭發生的事，這些生活中累積的經驗能轉化為策展人選片時獨到的眼光，以及發想策略時的理性應對。

video bus tour

日期 2016/2/

地點	柏林
內容與心得	<div data-bbox="507 264 1090 667" data-label="Image"> </div> <div data-bbox="427 689 1169 1115" data-label="Image"> </div> <p data-bbox="316 1193 1262 1328">解說員旁邊的電視螢幕上，電影《蘿拉快跑》紅髮蘿拉在柏林大街小巷急速奔跑，當蘿拉抵達某個柏林場景時，巴士也正好停泊在電影中呈現的場景旁，讓我們隔著窗戶看個夠。</p> <p data-bbox="316 1391 1287 1518">video bus 一邊播放德國著名電影，一邊將旅客載往電影中出現的場景，解說員鉅細靡遺的說明演員當時站在建築物的哪一個位置、發生了什麼事，一邊介紹這些建築物的歷史。</p> <p data-bbox="316 1581 1262 1664">對我來說，賣力演出的不只電影中的演員，柏林也是重要的角色。如同解說員所說：「The main actor is Berlin.」柏林也在影片裡盡情展現自己的魅力。</p> <p data-bbox="316 1727 1287 1995">John Urry 在《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曾提到，觀光必須使凝視主體與凝視對象兩者涉入一套持續且有系統的社會關係與實體關係中，而這份關係是相關人士特意安排的。我認為 video bus 和電影都是書中所說的相關人士，不論遊客知不知道這些德國電影，video bus 引領遊客進入這套安排好的關係系統中，而電影則讓演員踏過的場景轉化為新興「聖地」與「符號」，畢竟觀光經驗的建構來自於符號的消費與收集。</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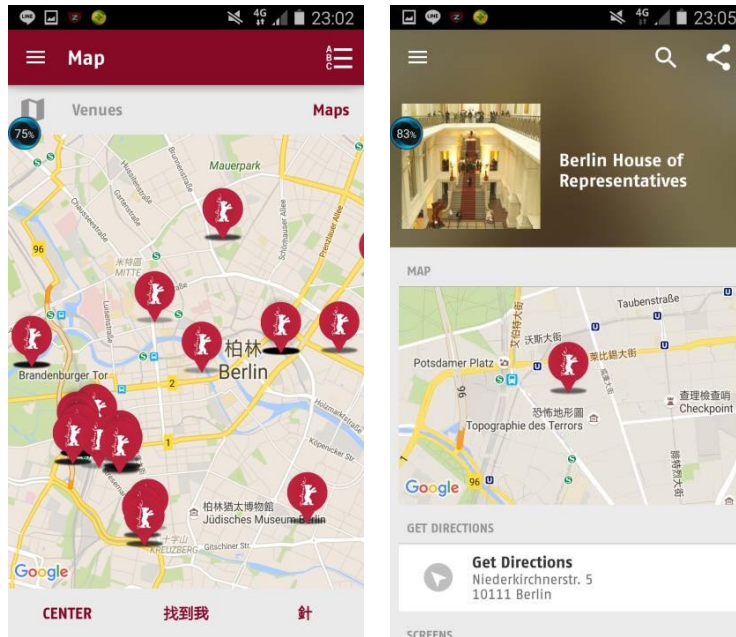


	<p>此外，相關單位在柏林市內建設巴黎風格、俄羅斯風格的建築，方便各國電影工作者勘景、拍片，在同一條街上便能拍完德國、法國、俄羅斯的場景，不必大費周章飛來飛去，以此為誘因吸引人到柏林拍片，不僅增加柏林風光進入電影場景的機會，又能做城市行銷。</p> <p>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城市行銷模式，不只是柏林，鄰近臺灣的韓國、日本也善用引以為傲的韓劇、日本動漫推動地方觀光，臺灣可以思考將電影、偶像劇與城市觀光、城市行銷做結合。</p>
--	--

<p>自己的觀察：柏林影展媒體關係策略</p>	
<p>內容與心得</p>	<p>位於 Berlinale Palast 對面的 Grand Hyatt Hotel 1 樓有媒體中心，裡面不只有 photo call 的場地，還有記者需要的會議空間、寫作空間，記者若需要訪問影展相關人員都可以事先預約訪問空間，媒體中心會負責安排與協調記者與評審委員會成員、影展 director 的訪問時間，記者有什麼需求也可以到這個媒體中心詢問。此外，3/15 前媒體都可以上網下載 STILLS OF BERLINALE FILMS 上的照片。整體而言的設置與服務都考量到記者工作的方便性。</p>

<p>自己的觀察：柏林影展手機 APP</p>	
<p>內容與心得</p>	<p>在柏林影展舉辦期間，主辦單位推出一支 APP，其功能主要是方便影展參與者安排每日想看的影片、講座、參加活動的行程，以及查詢各活動的時間、地點、內容。使用者可以將自己想看的影片、活動丟進 My Programme，提醒自己何時應趕往哪個場地，以免浪費了好不容易排到的票。</p> <div data-bbox="311 1310 1061 1960"> </div>

柏林影展主要舉辦場地圍繞在波茨坦廣場附近，但有許多影片放映的影院、講座舉辦場地不在波茨坦廣場周圍，必須搭地鐵或公車轉車才能抵達，因此 APP 還貼心的附上影展所有場地的位置，方便使用者對照一天之中想看的電影，其播映場地使否相隔太遙遠、趕場是否來得及。並附上地圖功能，就算是路痴也可以直接在 APP 中連上 Google Map 找路。這些功能對每天排了滿滿片單、必須在眾多電影院之間穿梭、趕路的影展參與者是一大福音。



### 自己的觀察：城市與影展的關係

內容與心得



我認為柏林影展的定位、傳遞出的訊息、塑造的形象與城市之間是有對應的。就柏林影展的定位而言，柏林影展相當關注政治性議題，從影展舉辦地點便能窺見其政治性。影展舉辦地點波茨坦廣場在二戰剛結束時是美、英、法、蘇管轄區的交界處，不但被轟炸地體無完膚，冷戰期間還有柏林圍牆橫互其上，成為連鬼魅也不願逗留的荒蕪之地。柏林圍牆被推倒後，這裡成為

新興建築物的舞台，許多設計新穎的購物商場、辦公大樓、文化空間拔地而起。此外，從影展舉辦前發新聞稿邀請難民一同參與影展、instagram 上的貼文、訪問短片單元時策展人幫忙難民募款、以及金熊獎得獎影片與難民議題有關，便可知今年柏林影展非常關注難民議題。

而從城市角度來看，柏林是座寬容、開放、有創造性、重視歷史的城市，許多二戰期間被轟炸的建築物，在修復後特意保留一部分轟炸的痕跡，猶太集中營雖然在戰後被摧毀，但之後又重建起來警惕世人曾經發生過這段歷史。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與城市，柏林對於難民、新移民的政策相對寬容，在文化活動方面，每天有 1200 場左右的活動在柏林上演。

城市與影展的推廣是相輔相成的，影展若辦得好，將有助於城市形象的塑造，也能吸引觀光客。而城市的名聲與形象好，也能吸引更多人參加影展。

訪談記錄

訪談一：亞洲大使約訪			
日期	2016年2月14日	地點	Josty Cafe
受訪者	Jacob		
單位	Berlinale Delegates		
職稱	亞洲大使 Delegate Asia (Hong Kong, China, Taiwan, Republic of Korea, Japan)		
內容與心得	<p>Jacob 與分享了其工作內容，還有他充滿了偶然性的工作歷程。對自己於挑選影片的原則和流程，除了從熟悉的導演為主要篩選角度出發，他還特別談到「心中的觀眾」這件事。他自己的見解是，為不同的影展、影展中的不同單元挑選影片，心中的觀眾是不同的。同理拍電影也一樣，一部電影不可能為所有人，因此更仔細考慮影片的觀眾到底是誰？他以柏林影展的觀眾為例，影展中的本地觀眾與柏林城市人口相比，算是小眾，但他們開放的心態和觀念是其他地方無法相比的，因此 Jacob 在藝術考量之外，也會從影展觀眾的特質出發，進行引介。</p> <p>另外，談到中國大陸影片在柏林影展的表現，他認為自始至終的考量大多基於藝術，或者為觀眾展現德國、歐洲以外的視角和視野，至於觀眾（無論專業還是大眾）有怎樣的解讀和思考，就與自己沒有太多關係。他並不否認，選擇一部影片有希望引發觀者思考的初衷，但觀眾們最後究竟會如何思考，甚至會否進行思考，都是他無法影響的。在他個人看來，中國大陸的新一代導演中有值得關注的人才，但產業生態環境卻也令人擔憂。</p> <p>所謂亞洲大使，就我在訪談之後的理解，其工作可以比作中介；這種不同文化間的中介，也是這份工作中最難的一點。從前，我對策展人或選片人的工作並沒有太多深刻的理解，聽完 Jacob 粗淺的介紹，才發現媒體、影評人、策展人在「觀影」這件事中有著微妙但必要的差異。與 Jacob 的對談，在兩問題上為我提供一些備選答案，一是「觀眾是誰」，二是「電影的意義」。我們常說電影是為每個人的，但或許更該銘記在心的，是「並非每部電影都是為每個人而拍」。這樣的想法，或許會讓我們能減少一種「希望所有人喜歡」的僥倖心理，無論對於創作者還是策展人來說，都能減少一些干擾，從而去傳遞更純粹的藝術也好、觀點也罷，並將這些更純粹的東西，有效而精準地傳遞給最需要的觀眾。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解讀。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讓我聯想到女性影片與女性影展的選片和推廣這件事，也許在談論有沒有效或有多大影響之前，還是應當做一些策略性的思考，即在當下的環境中，觀眾是哪些群體/人？</p> <p>關於中國大陸影片中的性別意識這個問題，Jacob 表示在他看來，中國大陸近年來的影片，幾乎完全沒有性別意識。我當時沒有想好更具體的問</p>		

	<p>題，因而沒有繼續追問下去。不過這讓我想到了，正在籌備的第四屆中國女性影展，將 Bechdel Test 作為一個推廣議題。性別在電影的再現，無論是主流還是非主流影片，很多時候依舊沿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所以，也許是時候通過一些方式，讓這個問題盡快為人所意識。</p>		
<h3>訪談二：短片單元拜訪</h3>			
日期	2016 年 2 月 15 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Maike Mia Höhne		
單位	柏林影展短片單元 Berlinale Shorts		
職稱	短片單元策展人 Curator		
內容與心得	<p>策展人 Maike 先向大家簡單介紹了自己求學和近十年來掌舵短片單元的經歷，並回答了參與訪談的學生的提問。針對學生們的提問，Maike 先後解釋了短片單元的選片機制和流程，自己作為策展人的職責和權限，以及她如何處理、平衡個人旨趣與選片工作中的衝突。她認為「喜歡」與否並不是評判一部影片（短片）的最佳或唯一標準，更重要的是影片是否能為觀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式乃至世界觀。有時候她自己也不喜歡，但她能理解作者的意圖，儘管搞懂它們要花一些時間。此外，她回應了關於柏林影展短片是否更傾向於「實驗性」這個說法。她表示入選影片並不是通過一套固定而具體的規則選出的，因此短片的類型、技巧都不是唯一或者最重要的考量，並舉此次入選（並最終獲獎）的臺灣短片《禁止下錨》為例，進行解釋。</p> <p>此外，她還就一些影展實務性工作回答了在場學生的提問，例如每個短片節目的排片遵從怎樣的規則和技巧，即要根據影片的聲光色彩情緒內容等對短片進行組合，從而平衡觀眾在觀看影片時的感受。再比如，短片在敘事時間上的發展趨勢，記錄性短片和虛構短片的各自特點，與觀眾反饋等等。</p> <p>在於 Maike 談話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她對於自己的工作充滿自信，她知道在做什麼，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這樣或那樣的選擇。當然，這種信心與肯定的背後，是她在短片單元十年間，年復一年的摸索與實踐。雖然「一遍又一遍地看」，聽上去有些輕描淡寫，但實際上重複觀看明知與自己文化背景或理念不同的作品，而且還要與作品以及自己協商、自洽，並負責任的挑出優秀且具有不同人性或社會關懷的影片，這並非易事。這一點，我在去年廖慶松老師的短片編劇課上有一些小小的體悟。</p> <p>Maike 十年的策展人經歷，或許使得她已經不會再按照具體而明確的原則看待、挑選影片（就如其他幾位選片/策展人談「藝術的標準」時的回答一樣），而是成為一種內在的、本能的篩選。我想這可能是在對話中，她與另一個女孩幾番對話下來，雙方無法彼此瞭解的緣故吧。</p>		

但她們的對話，讓我意識到，即使見解理念不同，但女性電影從業者間或專家/新手之間的交流簡直太重要了。女性當然可以在男性從業者中尋找導師和榜樣，但女性之間的交流提供的又是不同的東西。有意思的一個觀察是，另外一間學校的學生主要以電影創作為主，其中女生的比例跟整體電影產業中的比例接近（或者稍稍高於），但女生的發言總體來說比較多。這只是一個現象的觀察，其中可能有一些個人因素，但我認為這是值得關注的，只是可惜當時沒有機會（和勇氣）跟對方學校的學生交流。所幸的是，談話結束後結識了兩位同樣從中國大陸過來的學生，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再就此話題交換看法。

在訪談結束後，我又單獨向她詢問了一兩個關於策展與女性、中國大陸影片中性別議題的問題。她認為社會環境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同時，個人的內心堅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問她在選片時是否會特別在意或考量性別這個因素，或者女性導演、女性影片。她的回答是，並不會刻意強調，因為她在心中會時刻記得。我們共同的理解是，因為身為女性（或者說不分性別的人），心中一旦有了這樣的關切，所謂女性視角或性別視角，就不會再失去。當然，在實際操作中，還有更多更細膩的考量，只能靠個人體悟。此外，她對提到幾位之前入選過短片單元的中國女性導演，認為她們做的不錯，只是要如何堅持下來，這就另外的問題了。

### 訪談三：中國大使館文化部門拜訪

日期	2016年2月16日	地點	中國駐德國大使館
受訪者	陳平		
單位	中國駐德大使館		
職稱	文化參贊		
約訪內容與心得	<p>陳平詳細介紹了大陸電影市場的發展、大陸華語影片在德國推廣的情況，即從整體的文化活動，到大陸影片參展和商業推介，再到中德在青年人才培養方面已有和計劃中的合作項目。</p> <p>大陸華語影片在影展上的表現雖然穩定，但從商業放映來看，影響力較弱。總結起來，除了文化差異因素外，還存在著版權問題、影片異質性等原因。陳平認為，當前大陸華語電影在德國，甚至歐洲的推廣，選片是個重要且關鍵的工作，特別是缺少既瞭解華語影片又瞭解德國市場的人才。陳平坦言使館在選片方面的權限較小，基本是中介作用，主要還是看兩國片商和院線之間的選擇。對中國電影在德國的發展，他自己也有一些看法值得參考，例如談到此前在德國院線上映的《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時，他認為到好萊塢式的商業大片並不是華語電影在德國立足站穩的最佳選擇。</p> <p>另外，陳平還談到正在籌劃的華語電影展以及青年影人支持計劃。</p>		

	<p>華語電影，特別是大陸影片的「走出去」是長久以來，中國電影人非常關切的事情。此番與陳平參贊的對話，比我預期中的收穫要大。使館文化部門以及陳平本人，對於中國電影在德國，乃至整個西歐的情況的認知比較清醒，而且對華語電影在歐洲的發展顯示出較多耐心。</p> <p>正像陳平所言，文化交流的進展是相對緩慢的，除了需要有了了解雙方產業和市場的商業人才外，電影人才的合作培養、文化的雙向交流，也是值得加以關注的事情。</p>
--	--

#### 訪談四：電影大觀策展人約訪

日期	2016年2月18日	地點	Berlinale 辦公室
受訪者	Wieland Speck		
單位	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 Berlinale Panorama		
職稱	電影大觀策展人 Curator		
約訪內容與心得	<p>我覺得婉兒對於本次訪談的內容，做了翔實的整理，或許有一點需要的補充的是，Wieland 也就「心中的觀眾」這個概念給出自己的理解。此外，提到他對酷兒電影以及 Teddy 單元的堅持，他認為這是他個人的心之所系，是會一直做到最後的事情，無論環境如何。</p> <p>在談到選片時，可以感受到 Wieland 對亞洲電影，或者說華語電影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而且前往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選片，也是固定工作。這裡讓我想到一個媒體選題，加上之前與 Jacob 的對談，現在可以描繪出柏林影展在亞洲或華語地區的選片時間表，若是有機會加以瞭解和跟蹤，或許可以做出一篇關於柏林影展策展人如何挑選華語影片的專題報道，有助於幫助人們瞭解影展的選片操作，以及柏林影展對華語電影的關注面向有哪些。</p> <p>與 Wieland 的對話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信息量很大，而且由於時間等因素，他的很多回答概念性較強，需要再配合其他過往的文字資料和選片案例，進行進一步的思考。但總體來說，這場對談非常愉快，而且對我個人有種莫名的激勵作用。</p> <p>另外，在與 Wieland 見面前，我們與其他工作人員有過短暫的交談，這讓我回想起與短片單元訪談那天，遇到的短片單元的工作人員，從策展人到幾乎全都是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女性，從而萌發出另一個問題，影展組織方機構內的性別比例也是值得觀察和討論的，這與影展的理念應該有一寫關聯。在與 Wieland 的談話中，也提到這一點，聊到女性導演的開幕影片數量、女性評審的比例等。</p>		

#### 訪談五：EFM 負責人訪談

日期	2016年2月18日	地點	EFM 辦公室
受訪者	Matthijs Wouter Knol		

單位	柏林影展歐洲市場展 European Film Market
職稱	市場展經理 EFM Director
約訪內容與心得	<p>Matthijs 首先介紹了柏林影展 EFM 的參與機制。大部分參與者都通過報名加入，EFM 並沒有特別的要求，也無法觀看賣家所有的影片，但組織方還是會盡量通過簡介來挑選與柏林影展特質相符的片商，以滿足被「柏林影展」這個名號吸引而來的買家的需求。此外，EFM 與影展一樣，也以「多元」為追求目標，近年來拉美和亞洲的參與者都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亞洲國家參與規模加強，是主辦方樂見的事情。</p> <p>Matthijs 在柏林影展 EFM 供職 8 年，談到近年來的發展趨勢，總體來說，他認為是「供大於求」的，而且幾乎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充滿挑戰的。他自信於柏林影展的市場展是組織最為有序的市場展，但這絕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從這裡滿意而歸。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數位科技和媒介平台的發展與革新。當下的電影買賣都要關照不同的媒介平台，而非從前只考慮劇場發行，例如線上版權的交易開始成為重頭戲，Amazon 跟 Netflix 這樣的公司成為重要的參與者。新的數位技術例如虛擬實境（VR）也會對市場產生影響，因此今年 EFM 還特別設立了 VR 影廳，盡可能為市場展的參與者提供全面便利的服務。</p> <p>他還分享了自己對臺灣電影以及亞洲主要幾個市場展的看法與未來展望。他認為臺灣電影作為一個產業是很有活力的，無論在人才培養還是金馬影展，抑或作為拍攝地。他特別提到自己對於臺灣電影產業者的性別比例之平均而感到印象深刻。就亞洲幾個市場展的現狀和未來，各個市場展有自己比較鮮明的特點，儘管主要還是製片交易為主。總的來說，他認為未來幾年亞洲的市場展會有較快的發展，日後甚至有超越坎城或柏林的可能。</p> <p>最後，他談了在自己看來柏林影展 EFM 比較重要的兩個因素——觀眾和時節。第一是可以依託柏林這座獨特城市中數量龐大的觀眾群體，買方可以在電影院中直接觀察到公眾對不同影片的反應，這是其他影展無法與之相比的優勢。此外，作為一年中的第一個國際影展和市場展，參與者的心態相對放鬆，因此比較有時間和空間進行討論和對話，有利於交流。</p> <p>我自己並沒有參與到這場訪談，經過同學推薦，我認真地聽了一遍錄音。雖然我理解電影作為一個產業或工業，市場是非常重要的討論面向，然我自己在這方面的興趣始終不太大。但是這短短半個小時的對談，卻意外地引發了我進一步的思考，無論是站在媒體觀察還是學院式思考的角度上。首先，是 EFM 自身的定位與影展本身的特質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與柏林這座城市的特質也相互呼應。這種概念上的統一，使得影展和市場展二者可以相互支持，以獲得最大的合力。其次，組織方的服務意識和組織能力令人印象深刻。這裡說的服務不只是運營上的，還有理念上如數位</p>



<p>化、跨媒介平臺版權交易，VR 等新技術影院等服務和支持。雖然數位化和新媒介技術並不是新話題，但就我自己的瞭解，無論是 Amazon、Netflix 這種跨國線上平臺還是中國大陸的同類平臺的快速發展是近幾年才開始逐漸顯現的，而且這些平臺商也已經參與到投資製片的領域，成果也已逐漸顯現。這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既與產制有關，又與觀眾有關。</p> <p>最後一點，是我非常驚訝他提到從業者性別比例這點。雖然臺灣電影產業從業者的性別比例如何有待再找數據，但引發我思考的是，他為何會在幾乎沒有任何性別議題的引導之下給出了這個答案。當然，這可能與他自身的關切有關，但作為一個從業者，他為何會有這種印象，也許是值得探討的。即便現實並沒有他所言的「fifty-fifty」，也許現在的情況有新的或不好的變化，但可以讓一個外部觀察者有這樣的印象，也許正意味著臺灣這個環境相對開放、友善。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我也認為臺灣的女性電影和女性影展在華語世界有一定成就和優勢，這是中國大陸幾乎無法比擬的，這與現實政治有關，但並不意味著無法改變或者不能討論。</p>
---

## 講座記錄

講座一：紀錄片 <i>COMA</i> 及映後討論			
日期	2016年2月12日	地點	hackesche höfe kino
講者	Fadi Abdelnour, Heba Amin, Sara Fattahi, Jay Weissberg		
主辦單位	柏林影評週 Berlin Critics' Week		
內容與心得	<p>在影片後的訪談中，三位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背景的影評人，從戰爭、宗教、國族、性別、藝術等面向展開討論。隨後的觀眾提問中，則主要聚焦與難民問題、伊斯蘭教與女性兩個議題。</p> <p>這部紀錄片非常「日常」，而且展現的是不同代際女性之間對於「女性」身份的認知和理解衝突，例如母親與外婆之間對於家中是否需要男人的這個問題的爭論。正如現場一位影評人所言，這部影片幾乎沒有可能進入商業院線，但它值得觀看，這是關於現實的記錄，這是女性自己的聲音，是置身在戰火和紛爭中的女性的聲音。</p> <p>引發我思考的除了影片所展現出的紀錄片的一種可能性，還有最後現場的幾個提問，從中不難一窺德國社會所面對的文化衝突，首先是一個德國男性認為伊斯蘭教是壓迫的，「我們」（不確定他所謂的我們是誰）應當去解救「深陷」伊斯蘭教中的女性。講者中的唯一女性，卻不認可這種說法。另有一位女性觀眾，表示這部影片跟描繪的正是她在敘利亞的朋友的經歷，而她的問題是，她不知道作為戰爭之外的人，要如何幫助這些深陷戰</p>		

<p>爭的人們。此外，現場還有一位男性穆斯林提問，當然在大多數人看來，他的提問更像是質疑（如果不是挑釁的話）。他質疑組織方為什麼選擇播放這部影片，質問他們的動機為何，到底想要宣揚什麼。</p> <p>雖然這三個問題，都沒有得好很好的回答，或者說這三個問題，其實很難在一部紀錄片和關於它的討論中找到答案，但是，這讓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從不同人口中聽到的柏林的「包容」和「開放」，同時也察覺到，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給德國社會帶來的衝擊，以及人們心中不可避免地慌張，甚至恐懼。</p>
--

## 其他訪問心得

關於自己研究题目的相關感想會在之後的現場報告中再做具體整理，屆時還會補充的內容可能涉及以下這些：

1) 在電影博物館的參觀中，我關注到有較多關於女性影人的介紹，一些議題（如同工同酬）儘管沒有刻意強調，但它們確實存在於解說的論述中，這點引起了我的注意。另外，我花了一些時間仔細閱讀了當時正在展出的關於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主題展覽，其布展方式、解說詞也很值得檢視，特別是這種公眾的展出展覽中展現的性別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某種價值觀。

2) 影展期間的一些有關女性和性別議題的觀察和談話，例如電視影集《夜班經理》試映會上談到的對於角色性別的改編。因為電視相比於電影，需要更大眾或者說更「傳統」的性別觀念，因此這種對性別角色的改變（男性主要角色改編並由女性演出）的現像是值得討論的。再比如觀眾對於競賽影片 *24 weeks* 的評論和感想，在影展期間，我曾向身邊的女性觀眾詢問她們對這部影片的看法。第三點是在與大觀單元策展人對談時，談到的「消失的女性電影創作者」等話題的思考。最後如果有可能，還想對本屆影展中涉及女性議題的影片進行一個簡單的整理和回顧。

3)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是，在不同的訪談中，紀錄片一詞的出現率很高，討論的面向包括紀錄片與社會真實、與公眾/觀眾理解、與影展策劃和評獎的關係等，或許也是日後可以關注的話題。

訪談記錄

訪談一：上海國際影視節華語地區電影主管個人約訪			
日期	2016年2月14日	地點	Josty Cafe
受訪者	吳覺人		
單位	上海國際影視節有限公司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 TV Festivals Co., Ltd.)		
職稱	電影部總監助理／電影主管（華語地區）		
內容與心得	<p>在「中國之夜」有幸結識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華語地區電影主管吳覺人先生，在中國駐德大使館文化參贊陳平先生的促成之下，有了這次對吳先生的訪問。</p> <p>在訪談中，吳先生主要介紹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內容、特色和未來發展方向，以及電影節與政府、城市、居民之間的關係。</p> <p>上海國際電影節創辦於1993年10月，是當今世界9大A類競賽型國際電影節活動之一，中國第一個獲國際電影製片人協會認可的全球15個國際A類電影節之一。原本為每兩年辦一屆，從2001年第5屆開始，改為每年舉辦一屆，迄今已舉辦18屆，而柏林電影節是上海電影節國際推廣最主要的場合。</p> <p>除了柏林電影節之外，上海電影節是入場觀眾人數最多的電影節。一來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影迷人數多；二來因為上海市民平時沒有機會能夠如此集中地觀看大量外國電影，觀眾的參與熱情高。上海電影節每年放映接近400部電影，約2000場次，算得上是規模較大的一個電影節。</p> <p>上海電影節對自己的定位有三個關鍵詞，分別是「亞洲」、「華語」、「新人」。上海電影節是中國的一個有歷史、成規模的電影交易平台和展映平台，致力於幫助華語電影和電影新人的發展，整體在亞洲範圍內具有一定知名度。上海電影節跟柏林電影節的相似之處在於，電影節和市民的關係都比較密切，因為電影節有大量面向市民、面向普通觀眾的放映，也有免費的社區展映。上海電影節一方面有著專業、系統的運作，另一方面，亦關注和市民、和普通觀眾的互動，這和以業內人士為主的坎城電影節是截然不同的模式。上海電影節的成長是和觀眾在一起的。</p> <p>談到上海電影節未來的發展方向，吳先生說，目前上海電影節並沒有規劃什麼太大的改變，但每隔一兩年，電影節都會做出一些改變。例如去年就做了較多的改動，主競賽單元增加針對紀錄片的評選，全球入選五部紀錄片，為最佳紀錄片頒發主競賽單元的最高獎項「金爵獎」；另外也增加了針對動畫片的獎項。紀錄片和動畫片均為全世界徵件。新增對這兩類電影的評選，是希望增加國內觀眾對這兩類電影的關注度。</p> <p>另一個比較大的變動是，去年新增「成龍動作電影週」單元，針對動</p>		

	<p>作片進行評選，設置「最佳動作電影」、「最佳動作指導」、「最佳動作場景設計」等獎項。</p> <p>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新增單元為「互聯網電影」，這與大陸電影產業最近幾年的發展密切相關，大量互聯網公司介入電影產業，從製作到發行的每一環節都有著互聯網的深刻印記，包括互聯網公司自己推出電影售票系統，行動支付已成為中國的電影觀眾購買電影票的最主流方式。</p> <p>談到上海電影節和政府的關係，吳先生介紹說，電影節向來與上海市政府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其上級單位為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但資金來源並非由政府全額資助，政府的資金不超過一半，剩下的資金均為自籌。</p> <p>在執行層面，上級政府單位會對電影節給出具體的指導意見，電影節執行政府的需求，同時也承擔起 propaganda 的角色。</p> <p>至於上海電影節和上海城市行銷之間的關係，上海電影節是否有起到推廣上海觀光的作用？吳先生認為，對於上海這個城市來說，這樣的關係沒有這麼密切，因為上海本身已經是一個 icon 性質的存在。有的時候可能會起到一點點這樣的作用，比如在電影節專門設置有關上海的主題展映，優先考慮與上海有關的電影，但也主要是面對上海觀眾放映，電影節本身並沒有系統性地做過觀光推廣的主題。</p> <p>這一次與吳先生的訪談，讓我能夠一窺中國大陸的代表性電影節的策展想法與運作，覺得獲益匪淺。社交網路、移動支付的興起正在持續形塑著中國電影產業，互聯網公司大量介入中國電影產業也必將為中國電影帶來一番新的面貌。希望日後我能有機會能去上海，親身參與上海電影節。</p>		
<h3>訪談二：中國駐德大使館文化部門拜訪</h3>			
日期	2016年2月16日	地點	中國駐德大使館
受訪者	陳平		
單位	中國駐德大使館		
職稱	文化參贊		
內容與心得	<p>有幸來到中國駐德大使館，聽文化參贊陳平親自為我們介紹華語電影在歐洲的發展。</p> <p>從1987年張藝謀的《紅高粱》第一次代表華語電影來柏林開始，至2016年，一共有327部華語電影參加過柏林電影節，幾乎每年都有華語電影入圍柏林電影節。其中，中國大陸有146部，香港129部，臺灣52部，華語電影參加柏林電影節的數量多，獎項斬獲也較多。其中一年頗具特色——1993年，大陸謝飛導演的《香魂女》和臺灣李安導演的《喜宴》同獲金熊獎。</p> <p>中國電影之所以在柏林電影節取得屢屢獲得佳績，離不開其幕後推手 Manfred Durniok 先生，作為聯邦德國的電影電視製片人、導演和編劇，他</p>		

	<p>利用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將大量優秀的中國電影介紹給歐洲，是中國電影走向國際的一位重要幕後推手。</p> <p>今年 2 月底柏林還將舉辦首屆柏林華語電影節，柏林華語電影節是目前德國本土最大規模的華語電影節以及華語電影推廣平台，一方面評選專業影片，中國當年上映獲拍攝的影片全部自動入圍；另一方面，則是推薦年輕、無經驗的導演的作品到柏林來展映。</p> <p>然而，陳平參贊指出，雖然華語電影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的成績都不錯，但在歐洲電影市場上的影響力卻十分有限、邊緣化。他認為，華語電影走向世界，要堅持 Identity 不可失，不能一味迎合歐洲觀眾的口味。其實中國國產電影在德國推廣有下不少功夫。就在今年過年時的大年初一至初六，最新國產電影《三打白骨精》在德國與國內同步放映，德國觀眾的觀影人次有 5000 人，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p> <p>聽完陳平參贊的介紹，我了解到，華語電影在歐洲電影市場還有非常大的推廣空間，將華語電影推向歐洲，少不了既了解華語電影又了解歐洲電影市場的人才作為中介作用，這一定會是一個既有趣又有挑戰性的職位。</p>
<h3>訪談三：柏林波茲坦電影大學參觀</h3>	
日期	2016 年 2 月 18 日
受訪者	地點 波茲坦
單位	波茲坦電影大學(Filmuniversität Babelsberg Konrad Wolf)
職稱	
內容與心得	<p>波茲坦電影大學成立於 1954 年，是德國最古老、最大的一所電影學校，也是德國第一所獲得大學資格的電影學校。</p> <p>當天負責接待我們的 Cristina Marx 女士首先邀請我們到電影放映室觀看兩部畢業作品，一部是劇情短片，另一部是動畫片。動畫作品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它的劇本、特效、配樂全部由學生獨立製作完成，本科生的水平就已如此出色，不愧是世界知名的電影學校，每年入學名額的全球競爭都十分激烈。接下來是一位動畫專業的教授帶我們參觀學校，並做了詳細的導覽。我們參觀了特效攝影棚、錄音室和動畫工作室等空間。因為正值柏林影展期間，學校給學生們放了假，學生們都在柏林影展觀影，很遺憾不能親自感受這裡的上課氛圍。</p> <p>波茲坦電影大學與巴貝爾堡攝影棚(Studio Babelsberg)相距不遠，巴貝爾堡攝影棚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型攝影棚，也是目前德國最重要的攝影棚，建於 1912 年，佔地 2 萬 5 千平方米，拍攝過上百部電影。電影學校與電影攝影棚如此緊密的地理關係已經顯示了這所電影學校與電影工業緊密合作的關係，學校對產學合作的高度重視必定能幫助學生們更快地學以致用，更快地向業界展現他們的才華和能力。</p>

## 整體訪問心得

波茲坦廣場，柏林影展的舉辦地，也是我十天的柏林之行期間最頻繁停駐的地點。廣場上現代化的建築、密集的電影院、來來往往的影展觀眾跟附近孤寂矗立的柏林牆遺跡形成鮮明對比。一邊代表城市的當代繁榮與自信，另一邊則是不敢輕易向人言說的舊日傷痛。柏林有太多的故事，十天的時間，我來不及走進它、閱讀它，只能以觀光客的身份在它的皮膚表層匆匆掠過。

每天清晨，波茲坦廣場的阿卡登商場就開始變得熱鬧起來，這裡是影展的核心票房，註冊觀眾在這裡排隊換票，非註冊觀眾在這裡排隊買票。為了搶票，試過早上六點多起床跟著團隊出發去阿卡登商場排隊換票，本來以為自己來得夠早了，殊不知到現場一看，才發現有人甚至帶著睡袋在這裡睡了一整夜。這大概是影癡的級別。柏林影展每天都有滿檔的電影放映和講座活動，相信每個來到這裡的電影迷都會度過漫長且充實的一天。

柏林影展的運作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兩點，一個是線下現場組織，另一個是線上APP。柏林影展的電影票面不劃座位，持票觀眾需要在當場電影開始前至影廳門口排隊，先入場先選座位，持票觀眾入場時間一到，工作人員就開始安排現場排隊候補的觀眾入場，之後遲到的持票觀眾即使有票也不能再進場，所以每場電影開始前都能看到井然有序的兩條隊伍。除此之外，柏林影展專門推出一個APP，觀眾可以在APP上查詢到所有參展電影的場次，還貼心置入地圖方便觀眾馬上點開查看放映影院所在的地理位置，觀眾也能隨時收藏自己感興趣的電影及場次，只要按一下影片名字左邊的圓形圖標就能立刻加入收藏列表，介面十分使用者友好。

這次參訪柏林影展，我還特別關注了影展和贊助商之間的合作方式。除了在每部電影開始放映前大螢幕上出現特別鳴謝四位主要贊助商的話語、在每本影展官方刊物上刊登四位主要贊助商的整頁廣告之外，贊助商自己在柏林影展做的行銷操作也十分有趣。值得一提的是汽車品牌Audi。在影展開幕以前，Audi在其旗艦店內售賣起柏林影展的電影票，是一個影展宣傳和賣票的新穎通路。在影展期間，Audi在最著名的柏林宮外面設置了Audi Lounge，為電影人和影迷提供休息、交流的場域，同時也是Audi新車展示的空間。除此之外，Audi還為柏林影展提供紅毯用車、為短片單元專門設立「Audi短片獎」以及為影展的註冊觀眾提供十分實用的手提袋。可以說，Audi在柏林影展的行銷做得最為全面與深入。

這趟柏林之行，收穫豐富，期待下一次跟柏林的見面。

我與柏林的故事，未完待續。

實務課程記錄

單位：國家電影中心-EUROPEAN FILM MARKET 臺灣電影館

日期：2016.2.12 PM14:00-PM17:30  
2016.2.13 AM10:00-PM20:00

工作內容與心得：



臺灣電影館今年的展館設計以黃藍兩色為主要基調。臺灣這次共帶了高達 160 部片子來柏林，有 15 家參展商出席市場展，共有 6 組影人入選柏林影展。分別是下列作品：

第 66 屆柏林國際影展

The 66th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入選第 66 屆柏林影展台製作品

Berlinale Selections - Productions Made in Taiwan

經典單元 | 《尼羅河女兒》侯孝賢作品

BERLIN ALE CLASSICS | Daughter of the Nile by HOU Hsiao-hsien

青年導演論壇 | 《翡翠之城》趙德胤作品

FORUM | City Of Jade by Midi Z

青年導演論壇延展單元 | 《無主之地：一部臺灣電影》洪子健作品

FORUM EXPANDED | Terra Nillius or: How to Be a Nationalist by James T. HONG

青年導演論壇延展單元 | 《超距作用》陳澄如作品

FORUM EXPANDED | Action at a Distance by Yin-ju CHEN

短片競賽單元 | 《禁止下錨》曾威量作品

BERLINALE SHORTS | Anchorage Prohibited by CHIANG Wei-liang

柏林新銳營-劇本工作站 | 《大餓》謝沛如作品

BERLINALE TALENTS - SCRIPT STATION | Heavy Craving by Pei-ju HSIEH

並在柏林影展臺灣奪下兩項獎項，分別是李屏賓抱銀熊、曾威量奪奧迪最佳短片

### 最佳攝影獎

李屏賓表示，這是他人生中一座很重要的獎項。記者會上李屏賓一上台，主持人即介紹他來自臺灣，談到拍攝本片的困難，他表示，《長江圖》在聖誕節結束之後才開拍，在冷冽的冬天裡，劇組為了拍攝，住在船上兩個月以上。船很小，場景也很黑，每次拍攝前都很緊張，希望能捕捉到長江最美的面貌。然而並不是每一個鏡頭或場景都有重拍的機會，所以每次拍攝都得抓好時機。為提升黑暗中的拍攝效果，李屏賓建議劇組使用 35 毫米底片拍攝，專業評斷與高深技術，也讓本片獲得最佳攝影的肯定。

奧迪最佳短片獎 曾威量導演表示，德國引領了世界，對國家難民張開雙臂，幫助他們生根，他希望 能將同樣精神帶回亞洲，包括自己的家鄉：臺灣與新加坡。他也希望能藉由得獎，讓本議題更獲社會重視。

曾威量導演在典禮結束後表示完全沒預料會得獎，更沒想到能獲高額獎金。而獲得的現金要拿來當下部片的資金。至於下一部片要拍專注於何種議題，他則說：「可以拍的題材太多了！」他同時也表示，許多導演都是從短片開始，希望政府能多提供資源，讓新銳導演更有發展機會。

心得：





在這次的柏林影展實務課程協助國家電影中心的臺灣電影館工作的時候，也對於我的研究課題-《臺灣電影如何利用國際影視市場展進行國際發行之探討-以柏林歐洲市場展為例》有直接進入田野調查的收穫，近距離的接觸臺灣片商如何與外國的進口片商協商與交流，在協助臺灣片商的同時，我發現普遍外國的進口商對於恐怖片相當感興趣，在我當班的兩天內，對於詢問光在影像這次帶來的紅衣小女孩詢問度是最高的，東西方的恐怖電影有一個明顯的差別，在於西方的鬼片是種「類型電影」（影響雜誌編輯部，1997）。所謂的「類型」（genre）源於法文中「型態」或「種類」的意思，在電影範疇中以一些不同的標準與要素，拿來指涉某個範疇或某個種類的電影（King & Krzywinska, 2003）。

而在華語恐怖片有來自古代傳說的應用，早期像《倩女幽魂》系列，就是源自聊齋文學傳統的延續，以及源自於中國的鬼神觀，一部分則是通俗精神的影響。臺灣有段時間很流行聊鬼怪的談話性節目，會讓主持人跟來賓在節目中講鬼故事、秀靈異現象的照片、影片，最具代表性的是《玫瑰之夜》這個節目。在《玫瑰之夜》之後，還有不少這類型的節目，像是《神出鬼沒》，而「紅衣小女孩」這個傳說就是出自於這個節目，當時節目宣稱收到觀眾寄去的一卷錄影帶，該錄影帶畫面是一群人到台中大坑山區登山，錄影畫面中隊伍後面跟著一位這隊伍隊員都不認識，全身穿著紅衣的女子，被製作單位稱為「紅衣小女孩」。這樣類型題材性的電影，相當於外國人對於恐怖片的題材相當新鮮，好萊塢電影產業所創造出的恐怖明星以及用「恐怖」作為市場區隔，西方的恐怖電影，以美國為主打，他們都是將恐懼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的企業經營之下進行創作，目的是使人記住「怪物的形象」，而不是故事脈絡本身。相對於外國人來說，我們的華語恐怖片，帶有寓意、教育的意義，恐怖的背後，帶有警惕的意味，這對於他們來說是相當新鮮的。

單位： European Film Market



**Matthijs Wouter Knol**

受訪者： EFM Director

日期：2016年2月18日 15:00-15:30

訪談內容心得：



EFM 總經理 Matthijs 表示，在他的概念裡歐洲市場展類似為一個商務平台，歐洲市場展會先評估與衡量前來申請的單位所提供的電影是否是與穎柏林影展也夠互相配合，再去選擇是否與他們接洽，並且也將會進行更深度的篩選，在基本上會先排除具有廣泛市場大型的製片公司，理由是他們已經具備更佳的曝光與廣告宣傳的機會，大部分前來的館別，皆以國家為單位，在最後 Matthijs 也特別提到，近年亞洲電影的曝光度逐漸在西方世界展露，歐洲市場展的相關工作人員也會主動前往亞洲各大市場展尋找是否有適合的廠商，並主動邀約前往歐洲市場展設館。並會保留一些場域給一些國家，Matthijs 舉例說像本地德國是一定會保留的，再來是法國也是相當重要的，美國等等，而在亞洲部分，相對的是日本、

韓國、中國等等，並且特別指出香港、臺灣等地也是在中文電影的觀影受眾中相當重要的出產地的部分，且因使用中文的人口因為中國人口極高的佔有率，中文的電影在市場上的地位逐漸重要。並且對於銷售情況，在亞洲國家的部分，在市場展的時間恰好接觸了中國農曆新年，但中國的交易量還是相當的大且蓬勃，並且在日本、韓國的部分也相當熱絡。

Matthijs 提及每年在舉辦 EFM 忽略的部分與意外是因為每年都會有相當多的公司與場商希望來賣更多的影片，但市場展的時間是不足夠承擔，例如：北美、坎城、加拿大的廠商等等都會有這些狀況，廠商會希望能賣更多片，但我們會表明我們會提供更多的協助，讓市場展能有更多的買家，以及促進更多的流動。且市場展不會主動邀請，若是較為大型的買家，EFM 會提供象徵性的例如住宿、交通方面，以示誠意。今年的 EFM 大約有將近 5000 買家、9000 參觀者。Mutthijs 在評斷 EFM 在國際市場展的地位時評斷說，與其他的國際電影市場展相比，坎城仍是最大的市場，柏林的歐洲市場展為第二大市場、美國洛杉磯市場排列第三，而在亞洲的電影市場展的部分，原先釜山市場展為首，但近幾年則因韓國國內政治因為而有所下降，中國上海則以電影製作佔有地位、香港的合拍片也是相當的令人注目。Mutthijs 也提到這三十年來國際電影市場展的發展非常快速並有加速的趨勢。在臺灣的電影方面，Mutthijs 也提到臺灣的電影是具有相當的高品質的但市場較為狹小，這是較需要克服的地方。

**心得：**這次與 Mutthijs 對話最讓我意外的是 EFM 會率先排除較有規模廠商及公司，這是對於生產者的部分，以及在相對於消費者來說的較有規模的買家，EFM 也只是僅以象徵性的接待與招待，這是讓我比較意外的部分，在亞洲的經濟體系來說，這樣的現象應該是會較為不一的情況，並且在最後 Mutthijs 也與我們分享了 EFM 成功的秘訣，他提出柏林影展是唯一一個可以提供買家能與觀影者共同欣賞今年競賽片以及其他電影放映的影展，此原因讓買家能夠初步預期並且第一手觀測且接觸觀眾的反應，這為賣家買片的相當重要的因素。在這次與 EFM 的總經理能夠直接對話與接觸相當受益良多，電影是相當需要發行與出口的行业，必且讓我深刻了解到，市場展是一個讓買家與賣家深入對話的地方。

### 總體心得

臺灣的國片市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 2011 年臺北電影節首映，並且獲得該影展之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觀眾票選獎，而後更吸引美國、澳洲、韓國等國家來洽談版權。由於臺灣本地的電影市場狹小，本地的電影公司較難能夠達成經營效益，所以在基於臺灣電影產業未來永續發展的前提下，以積極面來說，該採取的方式為拓展海外市场，來獲取海外市場的利潤以平衡本地產業的損益。而前述拓展海外市场之最佳管道為「國際影視市場展」。透過市場展以爭取發行之優勢在於其經費成本較低、參與集會成員廣且眾，適合預算與知名度較低、題材較不商業的臺灣電影爭取曝光進而取得國際發行管道。

這次前往柏林影展的機會，讓我深入地進入田野，從在歐洲市場展（EFM）臺灣電影館的部分直接深入協助國家電影中心給予臺灣片商在賣片、推廣臺灣電影，也讓我觀察到再透過柏林影展的機會，市場展是一個通道，但這個通道我認為更像是一個發散的平台，藉由市場展的方向網外散發，會有更多的影評者、記者在歐洲具有一定地位的影評雜誌為臺灣電影報導，進而推廣臺灣電影，創造更多的買家。例如：臺灣電影獲得國際影展雜誌寶島之美譽(2月13日晚間16時31分，CET) 堪稱三大影展雜誌權威的國際銀幕 (Screen International) 在今天國際銀幕日報 (Screen Daily) 留了全頁篇幅為臺灣電影做介紹，精選八部台製作品做引言，並下了一個美麗的標題：「寶島」(Treasure Island)，讚譽臺灣電影類型的豐富多元，喜劇、恐怖片、紀錄片部部精彩。獲選的八部電影之中，趙德胤導演的電影就收錄了兩部，分別為獲選本屆柏林影展青年導演論壇，《翡翠之城》，以及劇情長片《再見瓦城》也獲得長期專注於亞洲電影的專欄作者 Silvia WONG 的青睞。其他獲選的作品包括現正熱映的《大尾鱸鰻 2》與《神廚》以及廣受好評的《紅衣小女孩》。而即將上映的《失控謊言》是樓一安導演繼《廢物》之後即將推出的作品。

片商再透過市場展希望獲得的就是「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是指存在於產業當中，能夠幫助某一企業在競爭環境中生存並且成功的重要因素，亦或是幫助企業成功執行策略的重要因素。企業所找尋到的關鍵成功因素，需要能夠達成兩個重要的條件：第一是幫助企業提供顧客真正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第二是能夠幫助企業於競爭中存活下來，市場展存在的目的，為片商找到理想的目標買家並且深入的在擴張。

實務記錄

柏林影展競賽單元長片觀賞與影評撰寫			
日期	2016年2月11日至2月18日	地點	柏林影展宮等電影院
內容與心得	<p>本次參與課程的目標之一便是把競賽單元（Competition）的所有影片看完，然而由於參訪與訪問行程的關係，我只有機會看到競賽單元觀摩片如：《Hail, Cesar》、《Mahana》等片，以及主競賽單元的後來榮獲金的《Fire at Sea》、代表臺灣拿下柏林銀熊獎（藝術成就：攝影）的李屏賓進行攝影的《長江圖》，柏林銀熊獎最佳導演的《L'avenir》等片，藉賞世界各地被選為競賽單元的電影，重新認識到柏林影展作為歐洲三大影展之一，其影響力與選片的標準即多元性。</p> <p>今年奪下金熊獎的《Fire at Sea》是紀錄片，也是柏林影展首屆將大獎金熊獎搬給紀錄片，本片講述義大利島嶼上的難民故事，運用小孩子與醫生的兩種觀點切入，直視難民們的悲哀與讓人難過的各式各樣遭遇，呼應現在歐洲面對敘利亞難民的情勢，說明柏林影展的獎項選擇依舊存有政治性的考量，不過《Fire at Sea》的確是非常好看的電影，除了議題深度，更在紀錄片拍攝與剪輯上開創新格局，導演 Gianfranco Rosi 兩年前已拿下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現在在短短三年內連奪兩座三大影展首獎，非常厲害。</p> <p>這次觀影還有一次特別的體驗。我選擇在2月14日觀看五部電影，從早到晚接力賽般的看完，其中觀察到來柏林影展觀影的觀眾群大都為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且也有許多獨自前來觀影的影迷，相較於臺灣的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往往以年輕族群或中年的影迷為主，德國柏林的觀眾不太一樣，似乎是因為電影發展的時間幅度不同的緣故。</p> <p>競賽單元（Competition）的電影中，有非常多電影觸及敏感議題或是在視覺上相對刺激，比較於臺灣的金馬獎選擇，其實更加多元且有趣，或許往後臺灣的影展也能考慮更加多元的做法。</p> <p>最後談談今年唯一入圍的華語片：《長江圖》，《長江圖》由臺灣的攝影大師李屏賓攝影，在片中將長江的壯麗與三峽大壩建設之後的斷垣殘壁拍攝得極美，也充滿對於長江的深情與念念不忘，攝影師李屏賓的攝影絕美，把一幅幅長江的景象拍得魔幻又真實，最後不負眾望奪下柏林銀熊獎（藝術成就：攝影），也是整場柏林影展唯二的臺灣得獎人，讓我意識到臺灣電影要在國際影展上拿獎是多不容易。</p> <p>這次的密集觀影經驗讓我重新思考未來創作的走向，臺灣電影許多年未能進入國際三大影展，更遑論得獎了，期待未來能看到更多臺灣電影在國際間被看見的機會。</p>		

## 柏林影展短片競賽單元觀賞與影評撰寫

日期	2016年2月11日至2月18日	地點	Cinema XX
內容與心得	<p>參與短片競賽單元的放映是非常有趣的經驗，臺灣的金穗獎、公視學生影展與金馬短片、台北電影節短片、高雄電影節短片等影展，越來越重視短片創作，但相較於柏林影展的五場主競賽單元放映，加上導演論壇的延伸放映、酷兒短片的放映等，仍是相對貧瘠。今年臺灣有一部短片：《禁止下錨》入圍短片競賽單元，由來自新加坡、現就讀北藝大電影所的曾威量執導的16分鐘劇情短片，本片也同樣入選過台北電影節、金馬影展的短片短打單元與金穗獎。</p> <p>於柏林影展短片觀影時，發現他們的入圍片與臺灣的短片比賽選擇完全不同，有許多大膽且瘋狂的創意，實驗片、紀錄片與動畫片混合式的短片創作也不非常多，相較於臺灣都以劇情短片為主，柏林影展更加多元。</p> <p>其中不得不談談酷兒短片（Queer Shorts）的觀看，現場觀眾的組成與競賽單元的老先生老太太完全不同，多以年輕人為主，也有許多外國人來觀看，顯現不同主題的電影放映，也會帶來不同年齡層的觀眾群。</p> <p>短片的觀影經驗給我許多啟發，尤其是自身也在創作電影短片的時刻，加上《禁止下錨》的得獎，其實更添信心能到國際影展挑戰看看，或許柏林影展並非想像中如此高不可攀，實驗與紀錄片等非劇情片形式的作品，也會有被看見的機會。</p>		

### 整體心得

這次柏林影展參訪，學習到最多的主要是對於創作的重新思考，由於這次我有挑入選短片競賽單元的短片來看，覺得國際影展並非想像中的遙不可及，實驗性與紀錄片作品也能進入比賽中，使我滿有信心未來也能參與這場電影界的盛事甚至是五月的法國坎城影展等。

同時，由於大部分時間在影展觀察來觀影的人們或是市場展來來去去的片商，以及與影展觀影的人們聊天，我感受到德國人們對於電影藝術的熱愛，很多老太太與老先生不畏天寒，跟著我們這群年輕人一起不畏風寒排隊入場，看得出他們對於電影的熱情。這次我向儒修老師提議要拍攝實驗紀錄片，目標是以班雅明漫遊的概念，紀錄柏林街景，同時扣和德國電影的場景重現，以影迷／漫遊的角度創作實驗紀錄片。

班雅明在研究詩人波特萊爾的作品時，發展出漫遊者概念，班雅明認為，漫遊者雖然身處於都市文明與擁擠人群，卻又能以抽離者的姿態旁觀世事。所以創作的形式上也採用部分的影像詩作處理，因為我自己也是創作詩的文字工作者，所以會採取詩與影像的組合，完成我的紀錄片。

十天九夜的柏林影展參訪，從參與開幕與歐洲市場展、參訪電影博物館、訪問多為策展人與協助國家電影館的臺灣之夜到參訪電影學校，到實地早晨排票、四處參訪電影拍攝場景與當地考察等，同學們依照自己的研究與創作方向，進行深度的訪談與拍攝，深度考察國際影展的映演與周邊熱絡的電影市場發行買賣與創投會議，同時藉由觀看國

際影展映演之長片與短片，了解國際影展選片與國際上電影創作者的取材與關注議題，對於電影進行多方面的研究與分析，對研究方向同學來說，獲得大量的研究資料與訪談稿；對於創作的同學，更是取得許多珍貴影像或聲音素材，未來將舉辦成果論文與作品發表會，分享這次難得的國際影展參訪經驗。

最後感謝儒修老師，沒有老師帶領的話很多景點，與對於電影與柏林影展的認識會太少，藉由儒修老師的解說與對研究與創作的啟發很大，像我的拍攝主軸也是在老師提點後才找到的方向。